四書湖南講

論語湖南講　卷一

論語較原刻多有改正

錢塘楊宣訂

仁和柴世堤　錄測

錢塘施惟中　錄演

錢塘徐時泰　錄商

講內凡演處因論語原係口說與學庸著述者不同故純用俗語其說事無口氣如鄉黨類者徑不用演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演夫子形狀學中趣味以歆動人悅樂不慍皆自己生平實受

一用處故言之不覺其有味何註學者覺也覺悟所未知也朱註學效也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也二義宜兼謂效先覺以求覺也習者重習乃時常不輟此學學記藏焉脩焉息焉遊焉是也不亦者謂世人所悅所樂之事非一情欲嗜好多方去討快活若此學習與朋來不也是悅樂的麼不亦字乎字含決意於疑詞不一有說定正要待人自己想像學中原有自得之趣功夫作輟便扞格難入既學能時習則肯綮之深骨神情之酣適嘗有獨得其趣而不能自已者故必有悅非徒此也人情獨樂不若與人與少不若與衆朋是與我共學者自遠方來則我之悅人亦此悅其悅更爲暢快又散而爲樂矣蓋學中趣味對着

與味不投的人自難強契唯是朋友方能與他相對莫逆名教樂地真莫有踰此者人不知不定是何許人但不曉得我所學的皆是惱鬱悶意此處稍有芥蒂悅樂便爲他移動至於不慍則養得此心純是悅樂體段人品方爲成就故謂之君子此君子亦以不亦言者別處君子都論到功夫造詣費盡苦心此只就不慍看來一味快活也是箇君子了三不亦語氣似淡實濃似寬實緊覺有手舞足蹈口不能狀之妙真快活真快活

（演）夫子說人那箇不要尋快活若能爲學而又時常演習日漸尋出他滋味來不也是喜悅的麽有同學的朋友從遠處來就我大家受用着學的滋味不也是快樂的麽人便不曉得我的

所學。我沒有一毫鬱悶。心裡一團都是悅樂。不也是箇成德的君子麼。人試去自家尋討看

商陸鳴時問學字陸象山謂無頭柄說話朱晦菴謂明善以復初主近來講者或指性體或指心體不知聖門論學果是何事。答曰。學乃是論功夫。何必以主意裝入夫子只因世上肯向學的少故把箇學的快活處誘人待他要尋快活肯去用功再與說主意來。逖王五歲曰。孟子論學只在求放心似心體之說未爲不是。曰。看書若論道理道理原只一箇凡論學俱以心體言有何不可但聖賢語言之妙全在字句變換如化工賦物。雖同是一箇生氣處處各樣所以山河禽獸動植飛潛光景錯出即

如人之面貌各各不同若不論面長面短處處道他是箇生氣則畫人面者那有許多異樣令人不知看書動輙論理而不顧其語氣復安得有傳神之妙乎曰陽明先生以悅爲心之本體何爲又取之曰悅都不是功夫說本體誠得然要知白氣所重亦不在此（）王文垣問學以效言恐依人作解辟巳悟門還從覺字爲勝答曰原學所貽易文言學以聚之書說命學於古訓俱效字意爲長夫子亦以敏事愼言爲好學又十五志學至四十不惑不惑方可謂覺則學雖究竟要覺而初時必先於效故一義難偏廢曰未有書契之前如伏羲作易有何效法曰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這不是效法故云賢

希聖聖希天○王光濟問悅的光景如何想已到夫子樂以忘憂處答曰此語亦徹上徹下如樂以忘憂如欲罷不能如理義之悅我心如浴沂風咏如吟風弄月難以一端說定總因功夫之淺深以為得趣之淺深人肯耐心於時習自必知之耳曰畢竟學中見何妙處會悅曰學以求覺假學而未通者如在夢寐中不得醒寤一覺則大寐忽醒豈不喜悅○譚貞默問朋來之樂有謂証己之是固偏小見有謂成物之償似亦合聖人心事今何獨以相對莫逆為言答曰成物是樂的心事莫逆是樂的景象心事尚須推求景象直堪摘玩曰朋來甚多焉能人人皆我莫逆曰高者機鋒相湊固為針芥之投卑者雖未能盡情領

器亦有一二承當纔知向學。便與俗人面貌不同。對之自有意味。○郭凝之問朋來之樂爲成就後學也。人不知而不慍。將毋置人度外而與所樂之心異乎。答曰。慍則未免有煩惱意。必至厭棄人。惟不慍方能寬心平氣。循循引誘。此正善衍吾之所樂者也。○張作楫問此君子只一味快活成就。果可不用勤苦功夫乎。答曰。功夫未嘗不用。心境自是快活。此只須不慍。落脉不必說及用功。一着艱苦。便失夫子開陳得趣之妙。

陽明先生曰。樂是心之本體。人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訢合和暢。原無間隔。但爲客氣物欲。攪此和暢之體。始有間斷不樂。時習者求復此心之本體也。悅則本體漸復矣。朋來則本體之訢合和暢。充周無間。本體之訢合和暢。本來如是。初未嘗有所增也。就使無朋來而天下莫我知焉。亦未嘗有所減也。聖人亦只是至誠無息而已。其功夫只是時習。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何註曰有子孔子弟子有若

測自爲人至道生處虛虛說箇影子本意只要卸到孝弟爲仁之本處其爲人也孝弟言他做人是箇孝弟的人犯上止是詞色抵觸長上作亂乃至行事肆爲叛逆不好者莫道不做逆事併無欲爲之念也本立影着孝弟道生影着爲仁孝弟的人遇着親長能知痛癢不爲形體所隔便遇着天下人在在皆知痛癢更無間隔之處爲仁乃無人不愛而發念必從親長始故以孝弟爲爲仁之本

滿有子說。他做人是箇孝親弟長的。便渾身都是和氣。例去衝撞長上。自鮮。少了。既不曾衝撞長上。卻曾去造爲叛逆。一發決沒有了。君子只是用力在根本處。根本既能植立。而支分的道。自必發生。所說爲人孝弟。這正是做出仁愛的根本與。

商徐時泰問陸象山謂有子之言何支離。恭以犯上作亂。尋常人不爲。何必以之論孝弟。似亦說得好。答曰。固亦是。但有子不過借此形起下孝弟爲仁之本意。不必過爲執着。○王明處問。今人有辨仁爲孝弟之本。孝弟爲仁之本。二語何如。答曰。本字原不將仁與孝弟對。乃以仁民對孝弟。說孝弟爲仁之本。仁民爲仁之末。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訓巧言令色。且莫太說壞。方與鮮字有味。巧言者。談言微中。可以解紛。口頭說得巧妙。令色者。滿面和氣。藹然可掬。其色足爲令善。這樣人待人十分親愛。有似乎仁。然外邊或覺熱鬧。多是在皮面上措抹。未必能心內一體相關。故曰鮮矣仁。鮮訓少。蓋從言色上揣其心事而擬之也

演夫子說。人若言語說得巧妙。顏色裝得令善。見着人或覺親熱。他心中倒或冷淡。所鮮少的是仁。

商庾宗瑤問古今巧令之類。不止一端。如佞人利口。均爲巧言諂臣媚子。皆有令色。何以只在假仁邊着答。曰本文有鮮仁字

故知其所假在仁耳曰仁以鮮言。豈巧令之人尚有仁乎曰固難謂絕無亦未必尚有但假處反要仔細着眼。故不與一言判絕○湯自新問仁是心德今何以愛言答曰心德乃籠侗之言仁義禮智無所不該指性則可若仁須與性有別孟子言不忍人之心正是此愛正面訓此仁者也曰以不忍人言。近於作用矣曰不忍人之政纔是作用作用正從不忍人心內引出方畧。豈可混擡仁於性內而濫推愛於用中。仁字論語言之甚多此爲聖門宗旨學者所當細究如顏淵問仁及子貢博施樊遲問仁章通宜參看方得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

不習乎。○何註曰曾子弟子曾參

〔訓〕身屬自己最易回護故每日之間必以三事省察其身忠是中心未發謂中吾之本心也人若肯將本心去爲人謀那有不盡信字言從人即就言上說人若口裡果眞實那怕心裡不眞實習即時習一時聽着師長好話非不動與去做不久便自厭倦不能時常習熟到底與我無干這三者有無俱不敢信故下三箇乎字爲自猜之意此合一貫章看忠恕即忠信一貫之唯即傳習但此則省察於下日彼則印証於一例

〔演〕曾子說我每日把三件事查考自己的身子替人圖謀或不把本心去爲他麼與朋友們交或不把實話去對他麼傳受於

師武不曾將常去依他做麽這三件那一日前放稍下

[問]鄭尚友問信字猶指心與忠一例今何以獨在言上說答曰信字若单舉即兼忠說亦可若與忠連舉即供指心說亦可獨兩字對舉各有所屬便須分别曰爲人謀須忠心固矣何以朋友獨屬信言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似於約信爲多也然人若無心怎會說話言信即是心信不必說心纔是心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何註曰司馬法每成出革車一乘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

[測]道訓理乃經理其國也敬事勿遇一事即把心對付着如敬

敷五教之意信謂號令之出信實不爽節乃限箇一定之制如周官以九式節國用定額之外不使有濫愛人待臣若民視之如一體句中都有而字而者抑又之詞既有此而又兼彼非對舉也時使專爲農事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而使之之謂則家不過一人歲不過三日是也

〔演〕夫子說經理千乘的大國一心對着政事而又號令信實節定了費用而又愛恤那衆人若有事使他不可妨農把箇空閒時候

〔通〕劉亮采問節用愛人明是兩事何爲非對舉答曰固是兩事因中間有而字爲轉語故知其文法從反落如行節無愛則所

節者未免自私。又須愛人。方無弊。然此實不關緊要。又他處作助語辭者亦多。要不必執一。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測)弟子乃對父師之稱。不只是蒙養看。下面功夫。自幼學至成人。實終身踐之不盡者。弟乃盡其爲弟之禮。弟以出言不指兄而指師也。父母生我之身。師長成我之德。恩當並隆。故兩則字文氣最緊。纔入使孝。纔出使弟。視此爲弟一義。不少放寬。謹謂行之不肆。信謂言之不欺。汎愛如水之泛濫。遇人即愛。不分彼此。親仁則於仁者視爲骨肉。更加親厚也。行此數者。原無了期。

但亦偶不值是力無可用而謂之餘則以學文則字文氣亦緊非教行使學文更無一刻放逸文如前言往行見之載籍者學之則可以簡束身心開發識見皆教行之方也

演 夫子說做弟子的力行此要緊入在家便孝順父母出在外便尊敬師長做事謹慎而又說話信實衆人一樣愛惜而又於仁者更加親厚行了這幾件若有多餘氣力便去習學文藝討求躬行的方法不要待他一刻放閒

商 程開有問出弟何以獨指師言答曰弟當對兄然入則事父兄既出即非兄矣若泛指年長之人又與弟字不相應惟對師亦稱弟而下文有學文字因知此弟子乃從師問業之人弟即

盡弟道於其師也。○柴世恭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似行先文後矣至告顏子則博文而後約禮是學文當在力行之先而此何獨不然答曰說話雖有次第功夫卻是一齊做的餘力學文者隨所行究深而去學文則一日之間其爲學文亦多矣非必事事俱完方去學也至於隨博隨約其事亦然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何註曰子夏弟子卜商

測賢賢者因其賢而我賢之視賢人如美色一般是把色移在賢上了故謂易色竭者凡力所能爲無不竭盡致者推而極之把吾身盡數交付與君雖曰未學不是真有人說他未學乃抑

揚其詞，以激起下句，決許其為學之實，故斷然說他是學的至
其果然能學與果然未學，俱不可知，總置不論。
演子夏說，賢人的賢，移換了好色，事父母能得竭他力量，事
君能得委致他身子，與朋友相交，說話有信實，這等人，雖或說
他不曾學，我看來，為學不是這幾件，更有甚麼事，一定斷他是
學的了。
問方如此，則易色還是易其好色之心，如何把色移得在賢上。
答曰，究實亦是移心，但本文只言易色，不宜加出心字，易乃以
彼之美易置於此，即所謂六宮粉黛無顏色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

憚改、

訓此總是論學不字無字勿字皆反詞獨主字爲正言是忠信

乃所主而其餘特輔之者耳不重者謔言嬉戲舉止躁率器宇

不能凝重人惟凝重使人不測其涯涯莫窺其底裏自然望而

畏之若不重則褻之輒動搖之立窮容易玩褻覺無威嚴矣從

自已說謂之不重從人看他謂之不威無有兩意固乃牢固雖

或有學而輕浮發洩偕嵩不牢安得有拳拳服膺的守故所學

不固然此特從外貌窺之耳其受病必在心上故須要主忠信

忠是本心信是實心主者奉爲所學之主宰從此一念爲宗也

友不如己則矜長而器不進憚是怕改既怕改過則護短而惡

不除兩者皆是爲學之大累故曰無曰勿誡在所禁。

演夫子說君子若舉止不凝重便設有威嚴所學的也容易走作便不牢固若要外邊好須全把箇忠信的心爲他做主張又不要相交不如我的人有過失切莫怕更改這也是爲學的輔佐。

衎邪凝之問學能變化氣質云學不固亦既是學的人何不能變化反被他搖動了答曰此只在用功時便不牢固原不曾到得乎後。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測終即書經之愼厥終乃要之於後遠即武王之不忘遠乃邇

之於前。今人用情。雖不有初。鮮克有終。只在一時間親熱。以後就不顧了。再久遠則忘之矣。若能相與到後邊。仍加謹慎。就是久遠也常追想上去。此只就用情之厚說。民德是民間風俗。歸厚者。都能用情從厚。趨向到厚中來也。

演曾子說。為上的。若能謹慎到後面。追念到前面。是這等情長。民間的用情。自都趨歸於厚了。

商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何註曰子禽弟子陳亢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亢鄭曰敦柔潤澤謂之溫行不犯物謂之良和從不逆謂之恭去

恭從約謂之儉先人後已謂之讓

【測】子禽見夫子聞政之繇。故以求與兩端探夫子。不必定把求字裝埋他。夫子之聞政亦不專在邦君。就聞入其國。觀其民風土俗。再入其朝。觀其制令典字。俱可知政。但如此說。止在自已識見好一邊。無了感通這一段。子貢所以將德容來說。溫是溫和。良是良善。恭是恭敬。儉是儉約。讓是謙讓。此就一時氣象而模擬之。以其德容非一端可盡。故着此數字。如堯典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之意。有此德容。把邦君精神都收攝了過來。其告者固可聞而知。即其不告者亦可見而知。乃以此得聞政。得則非無因至前。故即以亢所謂求者目之。然夫子之求。又與人之

求異。則夫子雖求、亦是妙的。其言似謔、而以形狀聖德。自有不
可名言之趣。真所謂善戲謔兮者也。
〔演〕子禽問於子貢說、夫子每到這邦、必定聞得他國政。是夫子
求問來的。還是邦君說與他的。子貢說夫子德容。有不躁的溫。
不犯的良。不悖的恭。不侈的儉。不偕的讓。許多好處。把這德感
通去。自然得將來的。夫子之求之也。另是一樣方法。其諸異乎
世人之求之與。
〔商〕柴世挺問夫子德容之盛。既足以稱天下之精神。則當周流
列國。宜能使人用他。不止聞政。而乃至老不用者。何故。答曰夫
子一時相接。不由邦君不感動。及過頭又未免為他誘所移。這

也是人之常情。一時見正人君子。亦或傾心露膽。但轉背又依

不來所謂入聞夫子之道而悅。出見紛華靡麗而悅者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測)父在子無事可爲。止可觀其志向。至父沒則有行事可觀矣。

觀行句虛。卽在三年無改處觀他。無改。乃是人子心中不忍背

親。故謂之孝。然此單論其善者。若不善而幹蠱。蓋愆自不可已

蓋彼乃論其變。而此只道其常也。

(演)夫子說爲人子的。於父在時。觀看他志向。能承順否。父沒後

觀看他行事。能遵依否。到了三年不改變父所行的道。纔是不

忍背親。可道他是孝了。

〔西〕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測〕前言禮貴於和後言徒和之不行正爲和申辯以見和之原屬可貴也用字與下由字行字總是一義禮有尊卑上下之分有登降揖遜之度等級一毫不可僭差如父坐子立兄先弟後主賓揖讓之雍雍皆是心安意適絶無勉強拘迫之勢何等樣和這纔爲可貴先王之道是究其制作之原制禮一因人情原以斯和爲美故人之小事大事俱率由之此卽發明可貴意有所不行不是全不行乃和間有行不通處知和者只知和之爲

美而和則一味和了去絕不把禮節制之如父子兄弟要大家和煦乃至坐立先後俱不照序又如朋友要忘形畧迹乃至箕踞笑傲揖遜全無如何使得不惟在彼不能相容我心下自是過不去亦字正與前應言無和之禮固不可貴無禮之和亦不可行也

演有子說禮的作用雖等級森嚴實要和悅爲貴先王制禮的法則原以這和爲美世間小事大事都率由他再沒有不行的倘或有所不行只爲曉得和好一味和將去全不把禮來節制他這便將和錯用亦不可通行也豈和真是不貴的

疏施惟中間覷出禮無不敬則禮實是嚴的有子恐人一意從

和思以禮維天下似立論還重禮上答曰子講是論道理我講要看口氣但看禮之用和爲貴斯爲美小大由其說和的行處何等着緊有所不行亦不可行其說和的不行處便覺寬鬆所以該重在和上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測）信恭親俱是美事亦須要做得停當如信是與人相期許見謂高誼便容易不顧前後信口承當義者事理之準則也不近義則後來事理窒礙這句話照前行不得便難反復轉去故必信近於義而後言可復恭是待人謙下見謂厚德便容易不度

彼巳一味貶損禮者交際之節文也不近禮則陷於諂瀆羞自內作爲恥慢從外來爲辱皆所不免故必恭近於禮而後遠恥辱親是加愛於人本爲聯交然必根於所因因乃起因之處或以同德相求或以同惡相濟須要審擇不失其親者所因得人而不錯寄腹心也親如親戚之親宗如宗派之宗親之久即爲宗故必因不失其親而後可宗可宗近遠字亦字語氣俱和緩不迫。

演有子說與人約信傍着合宜的義這句言語方日後好復得轉來也待人恭敬傍着中節的禮方自遠了恥辱也相交的因緣能不錯用其親愛雖一時偶然亦可爲終身的宗主也不

可因信恭親是好亦便濫做科

〔商〕柴世埏問舊說謂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將因訓依不確因須以起因爲訓仰所云可親之人是將親爲在他人身上今講謂不失用其親愛乃以親爲於我此亦似有別答曰是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測〕無求安飽者把居食念頭盡情放下此畢竟心有專用另向一路奔赴此處自無暇及敏事是學問之事聖賢擔子千古程途定要在此生幹辦那容耽待故須急遒上前去做着力全在敏事處愼言不是全不開口體驗有得何妨於言只爲世人肯

說過頭話的、便是決不做事的。故行所未逮者、不可輕說、要須加愼。有道是學問已得手的。就正者、固恐用功有錯、亦是不敢自足。而有望道未見之意、故必須心往就有道、以裁正我之所事也。如此、則其心無外馳、無中滿、惡疑、決在學上、故謂之好學。

（演）夫子說、君子心下、自有所爲、於吃食、不嘗求充飽、於居處、不嘗求安穩、只敏急去做學問的事、而謹愼於所發的言。又不敢自足、往就有道去取正他、是這等專心在學上、可道他是好學的了。

（商）蕭士瑋問、無求安飽、還是心下絕不好此、若謂心有他用而不暇及、則居食之根尚在、恐未必果能無求。答曰、初學豈便能

絕去其根只是以所重奪所輕如今習舉業者一心為着功名他於晏安之情飲食之奉亦能置之不問求道之士大率類此但為功名者得了功名便依舊落在居食場中此正如畜火之暫息者若求道則原以為道初間念頭因沒功夫延在安飽上迨夫得手形色化為天性視世間紛華嗜慾自一切味如嚼蠟矣何後功夫誠有到時而初間則甚難作此好看話也○蔣茂德問常說言行分看今把慎言合着敏事何故答曰論語中論言行甚多何為每論言必跟着行且言不令盡絕而止欲能慎此可想見其意蓋士君子主持世教若一味箝口結舌世道何賴夫子豈令人為此只因人說話多不顧前後於學問中事原

非實到這地而信口高談。便決不能反身去做。執此以觀道學之書說得平實者倒能實踐說得玄虛者倒未必實踐所謂過頭話好說過頭事難做也。故所云慎言謂未行之言不可輕發。蓋慎言專爲敏行而設者耳，其他論言行處總是一例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邢疏曰詩衛風淇澳之篇

測無諂無驕是對治貧富之法若非加工學問安能有此可也亦是道他好惟已造好而又有樂與好禮一重境界乃見竿頭更進之妙諂者因不足而情媚驕者因有餘而氣傲宜是苦境

樂則自有天趣。絕不爲貧所苦。好亦是樂。但富原是樂境。單說好不得。惟好禮。則所樂不在縱欲。而在謙讓。這樣人。心胸別有趣味。眼前貧富。却如不關我事一般。較之無諂無驕與貧富作對頭者。天淵相隔。故謂其未若。卽此便見學問等級。無有窮盡。故子貢引衛風之詩。以咏嘆之。爾雅以切爲治骨。磋爲治象。琢爲治玉。磨爲治石。今通用來。總是喻學之已精益精意。凡斯字。必承上有指。卽謂無諂無驕。不如樂與好禮也。其悟處自在言外。詩多含蓄。非觸類難通。可與言詩。意解在下。往是理之已言過的。卽指樂與好禮。來是理之方來的。卽指切磋琢磨。謂之往來者。理路原自相通。纔舉起一端。而相類者已躍然心目。勃乎

其來知來則能觸類而知之也此因子貢善悟故許其可與言詩然亦只是聞一知二之見

【演】子貢問說貧窮沒有諂媚富足沒有驕傲這等人品怎麼夫子說這能對治得過纔使得了但還不如貧窮自會快樂富足好着禮制的人子貢說賜不料學問這等無盡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已精了更要求精其即斯無諂無驕不如樂與好禮之謂與夫子說如賜這等人方纔好與他說詩了告他說過的貧富便曉得方來的詩古心下是這等着悟

【商】陸鳴勲問處貧富是學知義理無窮亦是學詩特引來一証非到此纔知也舊說論學知詩何恐未妥答曰詩固是素曉得

的因處貧富解起引來則此時於詩又覺有一番眼前光景便說論學知詩亦有何礙○張作楫問時說斯字不指定上文要推開說舉似他恍然有悟之意答曰據經書中斯字那有一處是空說的曰吾斯之未能信曰此斯字即上仕字凡斯字俱虛上文所說者便是其恍然有悟意自不可少然都不在字眼上斡旋○吳應旻問子貢引詩是能善悟不窮故以告往知來與之非如舊說指着巳言未言也答曰因未言不點來字故易以理之方來然究貧論之合都貧富及詩則往來字更何所指也此原非大悟不必說玄說妙其大悟乃在多學而識章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淵〕忠是心之要處不得求得乃精神結聚處不患人不已知不是棄置世人任他迷昧但將已不知人照看則更有要緊一着在蓋人不知我雖於接引之心有孤而於我本體猶無加損若我不知人則吾心先受其蔽閣而於礪世資身之道其外又不待言矣相提並論緩急較然人生平學術全靠此一片精神那得有間心且去浪用故不患人不知已只患已不知人人不已知要人知我好處則不知人處亦在好一邊蓋人之造詣若高我一分我便不識得他一分類于未得善誘猶忠仰鑽此其學問中所最急者

〔演〕夫子說世人都要人曉得我倒不愁人不曉得我只愁我心

下不明白。不會曉得人也

[問]徐世溥問詰何知人只在好一迭答曰因患不知人緊緊與不患不己知相打在併爲好一迭仰學者用功實益亦該向着知人好迭不該向着知人不好迭道理自是如此○維應垣問在知人上用功不幾方人乎答曰此要看他主意若主意在品題便是方人主意在資益便是爲己

爲政第二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訓]爲政不外條敎號令之施但此是虛套子當不得實事總乃體諸身而有得者以此爲政是以躬行者貫徹於條敎號令之

中也譬如北辰居其所、正喻爲政以德。而衆星共之、乃是喻民心向往。玉溪云、於所、如天之磨心。然其傍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更迭隱見。皆若環繞而歸向之。觀此則衆星若無北辰居所、便如無心之磨、如何轉動得來。德者人所同得、即是衆人的磨心。握此方能令衆心轉動、羣黎百姓、遍爲爾德、如星之拱矣。此不是無爲民歸之說。

演夫子說做正人的政、若把自己的德去做、譬如北辰居在樞紐處、那四面的衆星、便都拱向依着他轉動了。

商頗若舉問爲政以德、似謂我欲正人之不正、全在於德、不用條教號令排入、何如。答曰、條教號令、正是爲政之具。若舍此將

以何物須布天下曰夫子嘗說唯孝友于兄弟是亦爲政曰彼因答不仕故只虛論其理此既說到只歸則須實敷其事只看古來帝王如堯舜之德亦必治厤授時明刑敷教封山濬川省方覲后何曾有廢條教號令而可爲治者但政令着德便是好的離了德便是不好的所爭只在德上〇宋存標問居其所原以不動解因何不用答曰只一不動如何便能感化天下曰感化意已在爲政以德此正所謂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曰此止解得居字所者方所明是個樞紐惟居在樞紐上所以轉移得天下動曰以北辰爲樞紐衆星隨之轉移似指斗杓非指北辰曰北辰考証紛紛正義亦以斗爲北辰總之天文非尋所能曉止

取其與書相貼者用之。故今從玉海之說。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文（一）邪說曰思無邪魯頌駉篇

訓蔽是遮蓋得盡。大凡六經之書、易春秋其言微、讀者未易解悟、書禮其言顯、看去便了然曉得。不動人想頭。惟詩觸事感懷。托物比興、所言在此、而寓意在彼。使人抑揚反復、低徊不能自已、所以說個思。然詩有邪有正、思何以能無邪。大凡要人爲善。若劈頭直說其意易謊。惟旁引曲喻、邪正雜陳、待人一唱三嘆。緩緩思量。浮氣躁心、俱已過頭、自然好的欲甚、不好的嫌惱、動起向善之念來。即如同一情慾、關雎何以爲好逑、鄭衛何以爲淫蕩。平心思之、難道肯以關雎爲不如鄭衛。即此一念便是思

無邪故謂一言足以蔽三百之旨。

〔演〕夫子說詩有三百篇這許多却像不一樣只消一句話把去遮蓋了那一句。釋頌駉篇說思無邪便是

〔商〕王師濟問昔人以小公小序爲桑間鄭衛淫奔戲狎之詞皆賢士大夫所作似詩中原非有邪也答曰桑間溱洧東門等詩小序所無安見不是淫詞曰淫則何以不刪曰情之所鍾聖人不能滅也故齊王好色而孟子云與百姓同之一情也聖人以之同人賢者以之制己曰如此不幾於導淫乎曰發乎情而止乎禮詩之教也縱情則爲不肖矣故云思無邪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

且格

溯凡人去惡從善全靠這羞惡之心。為上者但提得百姓這點心出。則人心風俗之美。如田單火牛自往不待道是引他一條路。丞政即為政之政。齊如切物剗然整齊。刑則因其背政之輕重而加之罪也。此時法令嚴密。民求免於刑罰。亦不敢為犯法之事。但無有恥心。若刑所不及處。便不可知。此亦非鞭近易及。如唐太宗時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便是德。即為政以德之德。把吾身做個榜樣。禮則冠婚喪祭之類。皆有節品式。使賢知得以俯就。愚不肖得以企及。即德之頒布於條教間者也。德禮本人心所同具。今既激發其心。則稍有不類。必知慚愧。善良者一

觸即動。即不率若當此風行俗美彼我相形亦必措身無地矣。格乃感格之格。把上民免無恥點看將心歷過明是與君隔絕令有恥則直戳肺肝君以心感民以心應非感格而何此等治化。如孔子相魯。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豈刑法政令之所及哉。然德禮未嘗廢政刑。政刑亦未嘗廢德禮。但所尚在政刑遂為政刑之治。所尚在德禮。遂為德禮之治。

演夫子說人君一樣要百姓好。若是引道他。把個條約的政。整齊那不依的。把個罪罰的刑。是這等。百姓一定怕懼要免於刑罰。其實不曾羞恥。自心下過不得。若引道他。把個身體的德。整齊那不依的。把個品節的禮。是這等。百姓看見好處。便有了羞

恥。且能心相感格。這都是要百姓好。還該用着那一樣。

商孟師尹問格字有以就格式訓者。字義原有其兩解。他處云感格而此云格式。似不必定要相同。答曰。一字具二義固有之。但格字只可訓格式。加一就字。便須添補。作訓感格。則就格式意自無不該。即如七旬有苗格。只說感格而來歸。意已寓。昔觀文曰。感格必積久乃能。似恥心一動。來便到此。曰道德齊禮。你知道夫子限他多少日子。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測此夫子自敘一生所學。繇粗入精。繇精入化。總一爲學中有

此漸證之階級、夫子本天縱聖人、爲何復假於學、要知生知安行是本質、日就月將是功夫、若不做功夫、則本質亦虛而無用矣。十年一進、夫子必無虛言。今就其言揣之、學即時習之學、志者、决定主意念玆在玆、一心向著道學上、更不爲他務分心。立即立於所學之中。自志學後更加操鍊、則心與理打成一片、絕無出入之端。卓然植立矣。不惑不是事事物物之理、凡所學爲何事。必有本領處、前此非無所見、尚在想像。能立以後、更加體認、則實到此地、自見得分明、不復疑惑矣。天命即詩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書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乃上帝所付予者、與之契合、天命詳訓中庸章內知天命又從何處證入、知性則知天。不惑是

知性。從知性上又加參究。直徹源頭。即知天命矣。這四句譬如有一好山水處。志學是一心要去看玩。立如身到其境。不惑如就中景致一一看遍。知天命如將山川風物刱始緣繇俱已識透。學至知天命。已無可進步。過此止須逐漸消化之耳。耳順是聲音入耳。不假思維。自然通順。所謂廢心而用形者。從心所欲。隨起一念。身之所行。自合於矩。不相踰越。矩所以爲方之器。即方法也。此又是廢形而用心。顛之倒之。無所不可。耳順從心。俱是化境。謂何又有十年之隔。蓋耳順在知一邊。無形迹者化之易。不踰矩在行一邊。有形迹者化之難故耳。此章中庸可以印證。志學即擇善。立即固執。不惑即明誠之人道。知天命即誠明

之天道耳順即不思而得不踰矩即不勉而中有在知邊說者有在行邊說者功雖彼此互該而意則各有偏重固不宜泥於分析亦不必強爲渾融

〔演〕夫子說我自十五時便一心向着學上思量個終身着落的所在到了三十方纔沒有起倒念頭能立得定到了四十方纔能明白得道件事沒有疑惑到了五十方纔識透了上天的明命又到六十但耳裡聽得的心下不消思量便巳順溜又到七十但隨着心裡要怎的身子不消照管便巳不越過了矩度從今向後不知又有甚麼光景呢

〔商〕王三錫問自志學至不踰矩畫定十年一進似太執着看來

此章是夫子想着從前光景謂十五志學自謂能把持得定矣到三十纔立而後知十五時猶未能拿着些子也立時自謂有定見矣到四十纔不惑而後知三十時尚未能見一班也不惑自謂大悟矣到五十知命而後知四十時尚未透宗也又進之至耳順而後知五十之猶未化也又至從心不踰而後知耳順之猶假於耳也寫出從今恍然自失之意是否答曰此是遽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乃賢者改過不吝的學問在夫子生平只說何有於我哉是吾憂也止是望道未見歉然不足有之若追悔自失覺無證據（）蕭士瑋問陽明子謂孔門志學志不踰矩之學龍溪謂聖學先於辨志不踰矩即志到熟處

或又謂聖人初年便志在知天命或重志或重矩或重天命孰是答曰先章內提出一字貫串雖理或可通而口氣終不肖不如順文散散說去惟學字原是能倘字義或用之亦不礙○李調鼎問使夫子再加十年難道更無進步則不踰矩亦未可說定但七十後更進不知其造詣又何如答曰易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聖人亦須料不得我輩如何能道○董玉燦問知行合一其化如何分難易答曰知原有兩樣宋儒謂知先行後陽明謂知行合一蓋行先之知是見解行後之知是證悟行在中間知是徹首徹尾有的宋儒執見解爲知遺了證悟陽明執證悟爲知畧了見解今且就見解之知看起手時必先知了方行

則化境時亦必先化了知方化行○洪嗣藻問夫子既是生知安行謂何又要用積累功夫答曰生知如明眼人亦必要將眼歷歷看過方纔見得不謂眼明便可一覽俱盡也安行如徒足人亦必要將足步步行去方纔到得不謂足健便可一趨直至也夫子跡志學至不踰矩其用功當亦如是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何註曰孟懿子魯大夫仲孫何忌樊遲弟子樊須○左傳孟僖子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

㴠懿子之父僖子臨卒令懿子學禮於夫子此因問孝而告以

無違似有隱意蓋欲其無違悖乎禮之遺訓也懿子未必能達而不再問故復語樊遲以發之三家僭禮既逃於分外則分內又必有缺遺禮字內太過不及俱可該得雖意似指三家語氣只須寬說。

演孟懿子問孝。夫子說。孝親只不要違悖。倆樊遲爲夫子御車。夫子說適纔孟孫問孝於我我對他說無違未知省得否樊遲問說這是怎麽解說夫子說只是依禮行去父母生時奉事他也把這禮死時殯葬他也把這禮祭祀他也把這禮。

商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何註曰武伯懿子之子仲孫彘

註此以父母至情倈動人子。如今人子。與他說父母要你做好人中人以下。例必漠然。若說父母愁你疾病。必無有不動心的。此是人情最真懇處。而惟其二字。尤爲激切。但看父母於子。要他立身揚名。保世亢宗。所憂何止一端。然一遇有疾。便百念俱緊。只要病好。即不肖子。平日十分惱恨。到此一切難提也割捨不下。要去看顧他。可見父母之心。單單獨獨。只此憂疾之念。纔爲吃緊。世間人子。愛父母的心。如何及得父母愛子的心來。諺說養子方知父母恩。者是也。人能知得父母愛子的心。則人子愛父母的心。自不待言。至夫守身惜行之說。猶落第二義。

演孟武伯問孝。夫子說。你要去孝順父母。父母並沒有別樣在

心。單單只把兒子的疾病來憂愁，這心腸好迫切，

〔商〕方如驟問人情有所眷戀便連身子也不顧怎肯遲想着疾病知道父母的心腸恐於此未必盡皆動心答曰有所眷戀或爲着富貴爲着好色爲着嗜欲一時誠有不動心者向使置此身於異鄉飄泊之秋患難顛沛之際人窮則呼父母此時語以父母在家恐你愁出病來必定悲哀哽咽如不欲生亦是人情之所必至而不可謂盡無也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養如字讀○何註曰子游弟子姓言名偃

〔測〕今之孝者是說如今人的孝是謂能養、只是謂其能養自養

以外皆所不論此等處通俗相沿已成結習若不痛與說破何繇提醒故以發犬馬與養父母對較正使與世相安不覺者一時聞此猛然怵惕原是通世人論非為子游而發不必曲為回護

〔演〕子游問孝夫子說如今孝順的別樣再不提起只是說他會把食奉養若只會奉養便到極賤的犬馬也都會有食養他父母不加敬將甚麼與他分別呢

〔演〕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食如字讀

【訓】色是對親的顏色，最宜和順。若時見父母，固愈增懽悅；即抑鬱惱怒時見父母，亦自回嗔作喜。此皆繇於心之愛親使然。觀人做一事虧心，顏面即爲發赤；象入舜宮，畢竟忸怩。可見色必根心，自然而然，不繇勉強，故惟此爲難。服勞奉養，皆是易事，正與難處相反，故不足爲孝。

【演】子夏問孝。夫子說：人子對親，惟獨顏色裝不出的，最是艱難。若有事，弟子服役，他的勤勞；有酒食，奉與先生飲饌，曾只是這箇，便把來當得孝麼。

【四】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何註曰回弟子姓顏字子淵

(淵)與言終日。正該有疑可生。辨難。回此有聽受。絕不見他言語進逆轉來。這不違。正是無言不悅光景。夫子豈不曉得。但一直說破便不見得他韜斂不露。所養之深潛。故抑揚其詞以狀之言這等不違的模樣。就像不明白的愚人一般。私。不定是獨處。但非進見請問之時便了。發是將所言的見之躬行發揮出來固亦不發講明而證之請事斯語及語之不惰還指躬行為多。亦字從如愚上來言愚者多不能發他倒也儘足以發揮光綴其詞大有潛思徐玩。只不能狀之意。惟能發。便見其不違時心下已自明白。不是愚的了。凡人聰明擺出在耳目上。一望可見

者其中藏必易盡者也今回難測如此則其所蘊更可想見語言之外。

（演）夫子說吾嘗與回說話到終日長久他並不違逆恰像個愚人全不曉事的及至退去我省察他私居的也儘會發揮我的說話這等看來回也不是愚的一貌幾乎錯會了他

（商）維伏能問時說愚作好字眼看謂惟愚故不愚此固非夫子語意而王龍溪又言與聰明人最難說話謂何亦有取愚之意答曰聰明人要執意見故不好若聰明者舍去意見愚的如何及得他至愚字看作好字乃莊生之談云知之淺矣不知深矣孔子曰中何常有此○艾南英問終日不違與夫子六十耳順

若有差別則順與違反安可謂不違非順若無差別則夫子何違而顏淵何以耶答曰顏子所聞乃夫子之言說的既是有理聽的又具信心兩下自相順受若夫子則隨外邊一切所感如滄浪之歌狎質之譏人所易忽而夫子觸着便能有省此與不違安得無別○史乘古問夫子豈有明知顏子而又加退省或者回固深潛體道未易窺測故必退省方知之乎答曰你說顏子深潛不易曉在顏子固高然因他難曉便窺測不出又反低了夫子且退省非真潛地去窺瞷他只是在我心上的人一時放不意下就日用間常常一着眼便是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潤〕以訓用。人各有作用。所做的事便是視。乃大畧一看而撮操得其槩矣。由訓從。是起因所在。如同一做事而所起根因又各不同。觀則即就所以加詳耳。安者安適。其所行手舞足蹈不知其然而然者謂之安。若鞭策其手足竭蹷而前。則出於勉而不可保矣。察則從以處又加詳也。由與安俱不在心意上看人心無形無聲。如何看得有此心術。必有此行事。誠中形外。莫顯於此者。只就行事處看以由安一時俱備。視觀察亦可一時齊到。故所言人焉廋。廋者匿也。正決其心之畢露於貌而無藏匿處耳。

〔演〕夫子說。要曉得人須視他的行用操何術業。觀他的經由從

何起因察他的便安得何趣味有這幾樣看法人從那裏廋匿哉人從那裏廋匿哉

疏吳應旻問所安與所以所由之善否則所安亦宜該善不善當云安於善安於不善纔於所字體貼得來答曰觀以觀由亦只從善一邊說提起好邊作主反此即是不好自無躲閃處且所字正指以由安所在非論善不善也

鄭尚友問觀人者似必觀其心意所從來方無躲閃處今以由安俱從事上看何故答曰要觀人心意難道剖開他肚皮來看少不得人的心思意念就擺在人面貌眉目上小人肺肝之見即不出厭然揜着時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測〕此全要人開悟頭故與新是活套字眼不必指實只從前已知的便是故溫者不令放冷即時習之學因溫故上觸起悟端於平日所未知的忽然了徹是爲知新此如顏子因文禮之竭才而見卓爾者大凡爲師須因病發藥執死方療活病常至殺人惟因故得新則心地圓通必能隨機指點保不錯引了人故可以爲師若以所印不窮爲言還是落後一着

〔演〕夫子說把原曉得的故溫習他而於未曉得的新能觸發起來這便是有悟頭的一定會指點人好做得人的師了

〔訂〕魏士準問故字時講指心說即所謂故物者似亦拔本之論何如答曰心之故物亦是但可盡抛聞見則夫子當日何不以

生知自任而云學知云好古爲此說者總爲要看得玄妙不知妙處正在知新到知新時方是吾心實有證悟若溫故則或從性地或從見聞所借之筏各隨根器安可執定一格

子曰君子不器、

（測）易云形而下者謂之器禮云大道不器凡落才技事功執而不化者俱命曰器君子雖功能遍天下而形迹盡化不以才技顯長不以事功滿念故謂其不器若使伎倆外見則屢中之子貢亦止以器稱又若意氣內溢則如仁之管仲更不免於器小矣

（演）夫子說君子於伎倆都融化了不落個形器

〔丙〕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測〕問君子是要討個做人品的方法夫子教以不必遠求只在口頭便是凡人言語不特聖賢句句合道即至愚不肖在人面前亦能說幾句好看話但纔到行上便與說的絕不相類其言者即其自己口中所言也人只須把自己所言的且不說出先着實行將去待行後方以言從之何人不成個好人品蓋人生受害處固在此言得力處亦在此言正要借以自飭非重行輕言之說

〔演〕子貢問君子夫子說君子不說空頭話先把自己會說的實

落做了方隨後去說出來。

〔南〕張大烈問先行謂隨其所言而先行之則世有下流之人甘爲放僻邪侈之言者固不足論。如鄉愿說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此等說話豈可行得答曰不肯的人言涉自己無不放僻若旁觀議論仍會說好話曰鄉愿的言恐難道他好曰鄉愿若不說些好話人如何肯聽即生斯世也等語出自鄉愿則爲媚世若正人君子言之亦未見不是。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湖〕周者周遍無人不愛本出於公比者比附彼此相爲依倚本出於私但在形迹上周皆似親愛故言此以別之。

〔直〕天子說。君子待人周遍。却像比附、其實不比。小人待人比附。却像周遍。其實不周。

〔商〕柴世基問而字舊說俱作歷字襯貼過。謂周自不比比自不周一直說下。今講獨作轉語者。豈以周比易相混。故有意以辨別之耶。答曰。然。不特此也。即如和與同。驕與泰。皆以其容易相混。故下一轉語以別其異。如矜與爭。羣與黨。又以其容易相涉。故下一轉語以表其難。凡用而字處。有一轉語氣。定亦有一轉意思。然亦有直說下者。如本立而道生之類。不必盡拘。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測〕學若單舉。兼思在內。此學與思對言。止是憑着見聞模倣成

法去做。一味學人。不將來自已思想。縱然行過。終是心下不明白的。罔者。有所蒙蔽於外也。此如瞎中跟人走路。不曾識認路程。一般思則將心去想。一味懸空臆度。不傍個成法去做。縱然思到。終是心下沒依據的。殆者。有所桯杌於中也。此如想着走到某處。不曾實落走過一般。學多為求修。而所乏者悟。則其修亦是盲修。思多為求悟。而所乏者修。則其悟亦是影悟。後世或尚修。或尚悟。各聚兩家之訟。不知正宜相濟。不宜相攻。夫子早已道破

〔演〕夫子說。功夫有分不開例。若只學樣去做。不心下思想。到底不得明白。便為罔蔽。只心下思想。不學樣去做。到底不得安穩。

便爲危殆。

〔商〕難伏龍問學而不思則罔。似學思不可偏廢。而又云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却是謂何。答曰。凡單舉學該得思。單舉思該不得學。故將偏在思一邊的以學救之。非謂可徒學而不用思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訓〕攻字以攻其惡鳴鼓而攻看。當作攻擊。端則未至顯然相背。不過端倪微有不同。此際能潛消默化。猶可泯於無迹。若直加攻擊。則因一異之端。而相激相爭。至於無所不異。構釁敗謀。害且立見。曰斯者。速其詞也。

〔演〕夫子說攻擊那相異的端倪。必定因小異激成大釁。便有患

害了

商

陸象山曰今世儒者類指佛老為異端孔子曰攻乎異端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卻指那個為異端蓋異字與同字為對雖同師堯舜而所學端緒與堯舜不同此所以為異端也何人問吾異端者吾對曰子先理會得同底一端則凡異此者皆異端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〇何註曰由弟子姓仲字子路

訓子路平日聞斯行之未免信本聞見太過而不將自心徵認終是學而不思則罔故教以知之之法知之是自心所明處不知是自心所不明處為知知者自道是知為不知知者自道是不知

自心原見得分明更無瞞昧是知也誚即此是知三字提喚故爲直截其他一切學問不過此知中之法歷耳此處正須掃除乃爲道機不得又扯來補綴

演夫子說由呵我教你們知的方法你心下曉得的自認做曉得心下不曉得的自認做不曉得這會分剖的是甚麼正是你的知也你不要自心錯過

商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何註曰子張弟子姓顓孫名師

測干是干與之干學干祿乃以爲學干與乎祿非盡操空質以

邃之也。但既有此心。稍稍有得。遂急於自見。必不知博取而約用之道。故夫子以學者之多聞多見。或攷究古先之載籍。或親就當代之名賢。皆是空疎之識。無以爲闕且慎張本。故必要多疑殆。是從我心下參究覺得有信不及放不穩處。始[illegible]之。闕。如空闕不把來算在所見數內也。其餘。是將疑殆揀出其所餘剩。即不疑不殆者。慎言、慎行。於際言行時。更加謹慎。其尤字。照疑字看。我心裡既信得過。人心裡亦信得過。庶幾少了尤。悔字照殆字看。起頭原自心安。後來有何不安。庶幾少了悔。則與尤。行處亦有。見與悔。言處亦有。今各就相近一邊分言之。祿在其中。與餒在其中一例。皆謂所求在此。所得反在彼。不相謀而

相値之意。寡尤寡悔只是要盡我學問中事何心於得祿然用禮賓與之典。不外於德行藝祿自不出此言行而得故謂之在其中。在字正與干字相對。干如韓昌黎之三上書指門。在如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總一爲學總一得祿只爭個以學就祿以祿就學。便天地懸絕。

演子張做學的事。便要干與着祿。夫子教他說祿倒不消得干。你但多聽些好話。於那心下疑惑的。且闕起着。其餘已信得過的。又謹愼說出來。使人都信得你過。自少了怨尤。多見些好事。於那心下危殆的。一闕起着。其餘已放得穩的。又謹愼做出來。使你也自心安穩。自少了懊悔。是這樣說的少了尤。做的少了

悔。本只為著學問、然言行好的證料舉用、祿就在這言行裡面了。

〔商〕炎德鑑問。將說謂子張貪多、故教以擇而約收之、意重闕與慎邊。答曰、如此何不直說寡即闕疑寡見闕殆。○張再問寡尤寡悔帶著疑殆行、似遺了慎餘。豈尤悔全不關於不慎耶。答曰、合疑殆外更慎些具的。○呂星微問、夫子平日只教人敏行。未嘗教人慎行、如云敏於事、敏於行、過其行。此獨言慎行者何也。答曰、學問之行、主於敏。應酬之行、主於慎。○汪德沛問在中二字、覺難理會。答曰、昔錢德洪與魏良政、嘗從陽明先生講學。其父心漁令疑有妨舉業。先生云、不特無妨、乃大益耳。學道者

於舉業。譬之治家。服食器物。皆另自置。欲請客。出所有享之。日用不窮。今之為舉業者。如貧家請客。供具莫不遍借。借亦不備。客去則還。終作一窶人而已。明年錢楩魏良政並發解江浙。此最可玩。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何註曰。哀公。魯君謚。

測民服。定非刑威驅迫得的。必民心道我所行果是。方纔肯心服。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雖當身或昧。而旁觀必清。直者。是曰是。非曰非。枉者。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舉。是於衆人中舉出。加於百姓之上。凡上而獻替可否。下而聽斷曲直。俱係此輩人。在百

姓利害相關耳目交屬。故服與不服。於此攸分。錯。謂安置於彼。不舉便是錯。錯的人多。故加一諸字。

（演）哀公問說。怎麼作為。便得民輸服。孔子對說。舉用那直的人。諸凡枉的都錯置了。這與衆人的心相合。民便輸服。舉用那枉的人。諸凡直的都錯置了。這與衆人的心相反。民便不輸服。

（正）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何註曰。康子魯卿季孫肥。

（訓）敬忠是敬忠於我。以勸是即以此敬忠互相勸勉。康子發問。止有敬忠二邊。夫子歸其責於上。故三平對之。臨之以莊。即是

敬的模樣孝者所以事君樹標可以作則慈者所以使衆因施可以得報故得民之忠勸是相勸於善善者愈加求進不能者亦欲企及

〔演〕季康子問要使民敬忠君上以此相爲勸勉該怎麼樣夫子說臨涖他把個端莊民就恭敬孝親慈幼盡了我爲子爲父的道理民就忠愛舉用那善的又教誨那不能的民就互相勸勉要使民只在自盡

〔商〕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邢疏曰書周書君陳篇

〔測〕孔子不仕。必有所爲。當時季孫意如逐昭公。薨於外。立其弟定公。受制意如。不能討賊。則孝友缺然。以下文証之。或必爲此也。君陳篇云。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此雖帶友言。而從孝說起。故止云孝乎也。言惟其能孝親。又友愛。故能以此施於所有之國政。是亦爲政。是字。指孝友。謂孝友正是爲政的實事。奚其爲爲政。上爲字。指居官。謂何必居政之座位。乃爲爲政。此即政者正也之意。言外便見居其位。即宜行其事。若不行其事。便不宜居其位了。

〔演〕或人向孔子說。子怎麼不去居官以爲政。夫子說。書中云。孝乎。惟能孝順父母。又友愛于兄弟。因能設施於所有的政事。書

中是這等說可見這個孝友及人即便是爲政了何須居官爲之纔算做爲政

【旨】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邢疏曰大車牛車輗轅端橫木以縛軛駕牛領者也小車駟馬車軏者轅端上曲鉤衡以駕兩服馬領者也

【測】不知與何以口氣一猜度一詰問緊緊相爲呼應人字下用一而字爲轉語則人字亦儘着力謂之人便子臣弟友家國天下無時無處不與人相往還若做人一味虛假使人無可憑準縱有掀揭天地之才牢籠一世之術怎麼去使故以不知其可虛擶之輗軏以駕牛馬者車若無此便與牛馬不相聯屬將何

所憑藉以行此只就車說而無往意自在言外。

演天子說做個人若沒了信實教人作不得準不曉得他怎麼使得只看大車沒了輗小車沒了軏把甚麼去行之哉。

商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測天子嘗說夏禮學殷禮周禮今夏殷之禮不存而周禮見在其中所載不過六官之典如官制田賦禮樂兵刑之類耳凡一代之興即有一代制作豈能劈空做起必竟以前代禮制作一底本是謂之因前代聖王立法未嘗不善而傳之千百年後積

漸將來不能無弊。以故又有損益。凡前代勢重者到積極不返，後必爲之裁抑，以損其有餘，前代勢輕者到積微不振，後必爲之培植，以益其不足，故所損所益，即觀其所因之禮而可知，如春秋時諸子百家爭鳴，書籍煩興。處士橫議，人文極盛了，秦遂有坑焚之禍，至漢興除挾書律，人專一經，轉相傳授，如伏生申公之類，文學漸久又盛矣。又如周以封建弱國，秦懲之夷爲郡縣，及到漢復懲秦孤立。大封同姓。卒名七國之變，後又爲分王以削弱之，以此類推，損益循環。無有窮極。又豈特十世，雖觀百世，有如指掌矣。此所以夫子只是制作。若國祚，則云其或繼周，有不敢自謂能知者然。刪書而以秦誓繼帝王之後。若預識周之爲

泰代何也至誠前知此恐未易以拘儒管見妄為臆度

演子張問十世這等長久也可預先曉得夫子說這有個看法當初殷繼夏即因襲夏時制作的禮其中所減損所增益就夏禮看來便可曉得也周繼殷即因襲殷時制作的禮其中所減損所增益就殷禮看來便可曉得也自今以後設或有繼周的只照周的樣子看來雖是百世這等長久亦可預先曉得也這有何難事

訂徐世溥問禮指三綱五常損益指制度文為照註疏分釋何如答曰禮字見有周禮可考不必多辯且所損益所字指着何所非承上文禮字語意便無着落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

【訓】一是不當爲而爲一是當爲而不爲胸中各爲禍福二字所驅使故非其鬼者不是祖宗及應祀神祇與我没相干的見義是明看得道理合當如此

【演】夫子說不是自家的鬼反去祭他這是求福爲諂媚也明見得該做的義却不去做這是怕禍沒有勇力也

【按】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何註曰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邢疏曰謂者評論之稱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

人諸侯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十六人士二二四人舞男宮九行列既成即每行人數亦宜減

【註】此是就舞佾景狀聳動他怵惕之心出來。下節是就歌詩語句。挑醒他羞惡之心出來。兩處都不把名分與他較。全從心苗中去紏剔。佾訓列。天子八佾。大夫四佾。每行人數如其佾數。庭是家廟之庭。光景今在八佾舞於庭處。如人看戲。做到觸目傷情處。便欲悲欲淚。不勝動情。今以天子象功昭德之具。舞蹈於我廟庭中。儼然臨其上者是何等人。對此真令毛髮俱竦。肉骨不安。如何可忍。可忍者。心下好忍得過也。此處可忍。便至弑逆大故也看得不在心上。更何處不可忍。季氏原未嘗有不安之心。又去忍住。然夫子偏不認他無此心。正就他麻木處痛下一

針。

演孔子私下說。季氏把天子的八佾舞於自己廟庭裏。這等的事。心下一定難過他。還好忍得。那有那一件事不好忍。季氏心腸忒的這等硬。

商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何註日

三家謂仲孫叔孫季孫。雍周頌臣工篇名。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

演三家者者字言三家。這一起人。雍徹是歌雍詩以徹祭。相維辟公助祭辟公。謂諸侯。引雍詩不獨道助祭的是諸侯。主祭的是天子。三家所無而穆穆詩意。更可玩。天子聲色不動。端拱於其真

有有半斷若的氣象。今這一夥僭名犯分嘴臉不知怎麼去裝模做樣有取於此詩只摘雍詩二語醒悶他不必明言自有深味。

〔演〕記者記三家這夥人把雍詩來歌了。收拾祭祀的物件夫子說歌便聽你歌。只是詩裡有兩句話。說道相維辟公天子穆穆。這辟公天子的光景不知有甚麼取義歌於三家的堂內。

〔節〕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測〕不仁即上忍心禮樂即上舞佾歌雍人心於名分所在少有踰越便十分過意不去這是不忍的仁心以此達之登降揖遜。

便爲禮宜之舞蹈詩歌便爲樂若人而不仁方蔑裂乎名分禮正是隄防名分的兩者如何合得來方恣睢乎意氣樂正是鉗銷意氣的兩者又如何合得來如有人於此本要凌鑠人乃反假拱大揖做謙虛的套數本要嫉妬人乃反和顏悅色做親愛的套數你道像也不像如禮何如樂何言從奈他何雖在那裡用禮樂枉自多了一番勞碌禮樂有甚相干

【演】夫子說做人若不仁心下恣得過便一味要僭強怎奈這謙讓的禮何做人若不仁心下恣得過便一味要競氣怎奈這和順的樂何

【商】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測〕本字不出上面仁字。當時僭禮樂者。皆起於心之殘忍。林放或有見而問。求可知。大哉問。稱其有關於世道也。奢在用度。修靡過。儉在用度省約。過喪亦是禮。以其切於人情。尤易心下反求。故特爲舉似。易是容易。將喪禮做成務套。舉起便是。若不打要緊。一般戚是躃踊哭泣之類。奢易儉戚。都不是本。但人有是維分愛親之心。必先從儉戚起。方逐漸流到奢易。則儉戚去本近。奢易去本遠。然此義不明言。玩與其字寧字。乃就中較量。而本自見。

〔演〕林放問禮的根本在那裡。夫子說。這問與世道有干係。大哉

問你要曉得本但把禮來比甚若用度恁地奢侈倒寧可在省儉一邊禮神而單把喪一件來比甚若做作恁地奢易倒寧可在哀戚一邊就中便分辨兩個本出來了

〔商〕余應桂問儉與本如何分別答曰譬之樹本是根儉戚是榦奢易是枝葉曰夫子何不將本明告他曰他曉得問本胸中豈沒些見識只消如此較量便默默應胸了曰儉固不是本戚則在心還更有甚麼本在曰你道父母死了爲甚麼要戚曰只是戀着父母放捨不下曰這不是戚的本麼〇陳文鴻問觀禮之用和爲貴是以和爲本老子禮者忠信之薄是以忠信爲本禮云章朱註以敬爲本諸說不一何以獨指仁言答曰和原以用

言非本也，若忠信與敬。都可作本，但夫子論用禮樂說個不仁。他日告顏淵又云克己復禮為仁、禮為仁之條目，仁為禮之本原，兩者相關似夫子本意原是如此，日仁與禮如何體貼，日親愛長上是仁，把這親愛行得有條理是禮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測

〔淺〕夫子說，夷狄雖有君長在他的規矩，還不如諸夏還有綱故。沒有君的時候也

〔商〕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

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何註曰冉有弟子冉求時仕於季氏

［注］旅祭山之名諸侯祭境內山川泰山非季氏所當祭者嗚呼嘆其不畏神明無知妄做真可憐憫其可憐意正在下句林放尚知問禮之本夫神聰明正直而諂者豈反不知禮不如林放既知禮則僭禮瀆神必在所罪非止不享而已者大可害怕故以嗚呼哀之

［演］季氏要去祭泰山夫子私下向冉有說你是他臣子難道不能救止麼冉有說不能夫子說這事真可憐憫嗚呼林放還曉得問禮的本難道泰山神明不曉得禮麼倒不如林放麼

［旨］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通義曰孔邢註疏以揖讓而升下爲句朱子以揖讓而升爲句總之以揖讓二字貫下言揖讓而升揖讓而下揖讓而飲也射必有耦凡耦各服其所宜服袒決遂而立堂下阼階之東南鄉西面射時耦司出次西面揖負時當阼階北面揖行至階下北面揖然後升堂西面當序而立於物以射所謂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射者各發四矢以較勝負　揖而復位俟衆耦升射畢司射命設豐於兩楹之西勝者之子弟洗觶酌酒奠於豐上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堂三揖至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至豐北面坐取觶立飲興揖不勝者先降凡飲皆有揚酬必拜以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揚飲之意以是爲罰也始射而升堂旣射而復位射畢而飲是三節非或謂下而飲是下堂而飲又云離去射位而飲皆非是

測無所爭、是君子與人一概、彼我俱作平等觀、沒有所在與人爭競。要尋他爭、必須是射。揖讓而升下而飲、一氣讀、揖讓二字貫到底。射禮每三人爲一耦。將射時、出位及階、行至階下、各一

揖共三揖然後升堂是揖讓而升也於是發矢以射射畢一揖而下堂復位是揖讓而下也衆耦都射畢勝者與不勝者又照前三揖升堂不勝者自取酒立飲示罰是揖讓而飲也升下飲揖讓共有三節射乃較勝負本是相爭那又再三揖讓略不動一毫氣便爭也也是君子此不必稱君子依舊無爭只要是個君子雖爭也無爭

演夫子說君子的人再沒有所在與人爭競要尋他的爭競除非是射麼然他也揖讓升堂方纔射射完了又揖讓下堂等待衆人都射完了又揖讓那輸的飲酒似這般兩下賭輸贏還只一味揖讓他便有爭競畢竟是個君子

商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何註曰倩笑貌盼動目貌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三章其下一句逸也朱註曰倩好口輔也素粉地絢采色繪畫之飾也

淺巧笑美目就是素、倩盼就是絢、巧笑美目上自然生出倩盼來、不消粉飾、素就當得絢了、子夏不是解他字句不出、乃是問他意義所在、先有素地、方能加繪、說是繪事必後於素、詩人本說素即是絢、而夫子亦說素可爲絢、乃會意解法也、禮與繪事一樣、則禮之先必有個素在、禮如升降揖遜儀文度數之類、先乃人之素心也、夫子原說得世間所行的禮都不是、而此時偶

未動念被子夏一道破述自巳心下亦覺豁然故謂爲起予亦許其可與言詩子夏之問是不打要緊問夫子之答亦是不打要緊答惟忽然想到禮上於口頭說話內發出一段道理來方見善悟若說他問時先有重質之意則反把悟處看呆了此禮亦即左傳所謂儀也非禮也若夫子平日所論之禮原自該本在內

演子夏問說巧笑倩好兮美見盼動兮質素以爲絢彩兮把素質就做了絢彩是怎麼緣故夫子說你只看繪畫的事必後於那素地有素方做得絢來子夏說這樣看來世上裝飾的禮文正與繪事一般都應是後遊的莫不還有個素在麼夫子說我

倒不曾想着那禮你說起來連我也心動起發我的是商也學問惟詩最含蓄難解似你這般會悟方纔好與你說得詩了商方朝所問註謂子夏疑以素爲飾夫子答以繪事後素似相懸懸今謂問其意義則夫子之答反若不喻所問矣答曰看上巧笑倩兮二句分明謂有此素質不消粉飾便當得絢兮作詩者原要過爲形容如靡有孑遺之類夫子之答正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善於訓詩者○頎若拎問或謂詩之教欲人黜浮崇雅夫子所言後素意在重質而子夏遂悟及禮後所以許他言詩答曰近日看書者專執個意見去揣度聖賢不知當日師弟相與口頭問來亦即口頭答去有甚重質之意難道夫子時

時立一主意在胸中待人猜度你要長我要短那何意必之多。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測]凡前王制作正後王損益所藉原該存之以備參考杞爲夏後已淪東夷固不足徵宋爲殷後當時列國尚有因之問禮者戴公時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孔子刪詩即亾其七則雖存亦多零落總謂之無徵耳杞宋既不足徵夫子能言何從得來蓋識大識小列國未必無人如問於老子萇弘郯子之類而他處載籍亦或有可互見者夫子零星湊集於胸中自能會成一代之典但只是杞宋文獻皆不足徵說來也沒人信爲可惜耳

獻字。卽作憲典之憲看。

演夫子說。夏的禮制。我會傳說得。但杞爲夏後。不足徵驗我的言語。殷的禮制。我會傳說得。但宋爲殷後。不足徵驗我的言語。這是爲他文籍獻典。都不足的緣故。若是足時。我就將他文獻來徵驗我言語。人自然取信。怎肯把夏殷禮制。都任他埋沒了去。

問昔觀文問時說周之文。原本於夏殷之忠質。到文勝時。初意盡失。故夫子欲借夏殷以挽之。正是從先進意思。不然別朝的典禮。存他作甚。答曰。本文止說夏禮殷禮。謂何又扯個周禮來。若謂先朝典禮便可廢置。我 國家大明會典已備。何用存唐

宋諸史總之一朝制作自不當以邢祀定爲本朝方增慨慕

管東溟曰文獻之獻與憲同謂文之顯於世而可爲典則者也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邢疏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以遂下刱始入祖新死之主又當與先君相接故禮因是而爲大祭以審序昭穆故謂之禘禘者諦也言使昭穆之次審諦而不亂也祫者合也文二年公羊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是也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所以異於祫者毀廟之主陳於太祖與祫同未毀廟之主則各就其廟而祭也○類考曰禘禮九獻灌乃一獻二獻之禮也禘前十日與瑞共灌鬯之珪瓚禘日夙興宅中近北陳鬱鬯有鬱人掌灌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將灌則王服袞冕而入奏王夏后服副褘從王而入奏齊夏大乃尸入則奏肆夏王以圭瓚酌斝彝之鬱鬯以授尸尸受之灌地祭之以降神乃啐之奠之此求神之始也是爲一獻后乃以璋瓚酌黃彝之鬱鬯以亞獻尸尸亦祭之啐之奠之是爲二獻灌以求神謂之二始自後王始迎牲入奏昭夏錄三獻至於九獻王酌玉爵后酌瑤爵饌饋既殊而樂奏亦異此大禘之禮也

測不欲觀之故。或謂成王賜伯禽以禘祀周公爲非禮者。或謂魯惠公時使宰讓請禘於平王僭禮在末世者。或謂魯躋僖公於閔公上以弟先兄爲逆祀者。或謂灌後行禮君臣誠意懈怠者。其說紛紛難以懸斷。總之孔子口中不曾說出爲甚麼。且只虛講禘有九獻。先是天子酌酒授尸以灌地。纔爲一獻。自既灌而往。則從祭起到結末。都是不欲觀的了。其不欲觀之故。自在言外。

演夫子說。禘是極大的祭。起初擺列齊備。一心全看。不料自灌地降神行起。直到臨完。我只是沒些意趣。全然不要看了。

商程問世問。夫子不欲觀諸說紛紛。還是那一件道着。答曰。正

不說定爲那一件。件件俱可該得。

楊用修曰禮記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漢儒魯頌閟宮傳遂緣此以解皇皇上帝皇祖后稷之文程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論正矣其事則未之詳考也按呂氏春秋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所謂天子者平王也遂求曰果賜伯禽則惠公又何復請之有其曰天子使史角往報之蓋亦未之許也于王衛之不許而謂成王之賜乎禘祭說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成王既賜康王又何加焉此蓋不能自掩其僞矣然則魯之僭禘何始也春秋閔二年書禘於莊公稱之僭始於閔也僖三十一年書四卜郊郊之僭始於僖也魯頌閟宮三章首言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無與與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於饗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蓋魯自僖公始有郊祀而詩人頌之則其不出于成王之賜益明矣故禮運載孔子之言曰杞之郊也祀禹也宋之郊也祀湯也魯之郊祭非禮也當時魯之君臣恐天下議己乃借名於成王伯禽以掩天下之口。魯之兩儒遂作明堂位以文其過魯頌曰白牡騂剛白者殷之色也宋之郊用之宜也魯用之何義魯之君臣必私謂後世有王者起以僭分討魯則以宋爲解若其采受

成王之賜則遂用周之赤色矣元儒許白雲亦嘗考魯郊廟之僭不出成王之賜然以程朱嘗引言之終不敢議是敢於非周公孔子而不敢於非宋儒也學者膏肓之病也哉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測禘之義其祭立始祖之廟乃追祀始祖所自出之帝以始祖配之又合羣毀廟之主其祀一堂古人祭祀必思其居處音容笑語如身親見他一般此在近世祖宗或曾承事他過或曾聽人傳說祭時尚可想像至數世以前連人也不知怎麽樣的直欲與之精相爲感有如親見這段意義真難明白即夫子說來或人也不會領略只索對之以不知於天下不是治天下乃謂

普天之下。事物繁多不易明了。若解說得禘出則於天下事理

了然目前就如示諸斯一樣。此可見禘祭是天下第一難明的

了示者。物來是示於我不是我去視物夫子因斯字不曾說明。

就把掌來指與他看

演或問禘祭的解說。夫子說。禘的禮制。意義深遠。我實不曉得

也若曉得禘祭解說的。他胸中十分明白。於那遍天下事情。就

像把他看這個一般。夫子說了示斯。因自指其手掌。

商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測祭神句增一神字。則知祭如在是祭祖先。祭義云入室僾然

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聲容。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可見古人祭祀。真如身親見之。不像今人只擺列些喫飯幷幾升便是這光景。就人心亦可想得。凡人只除眼來不曾見過便罷。若曾有見過。不要說是祖考。就是廟中泥塑木雕的神。心下一想。便如在我眼前一般。然此只繇自心。何又假祭祀。蓋內緣必與外緣相結而成。若無外緣。則內緣無所憑依。若無內緣。則外緣亦為虛設。故不與祭。便如不祭。正見祭時。必不可無如在之見也。

〔演〕祀者祀祭祀祖宗。就像祖宗見在面前。祭祀神明。就像神明見在面前。夫子常說。我若祭祀時。身子不得親與祭祀。見他來

格的光景便就像不曾祭祀的一樣

〔而〕鄭君愛問如在只是心裏想像未必便實感得鬼神來格答曰常人不可知聖人則必能使格觀孔子學琴於師襄謬然思焉然高望而遠眺云丘迨得其人矣黯而黑頎然長曠如望羊奄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為此師襄子避席對云君子聖人也其傳云文王操夫孔子與文王隔世又不知師襄所彈何操只一聽琴聲便能見其面貌則於鬼神豈不真有可見者在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那時王孫賈衛大夫奧室內西南隅其處雖尊而閒靜無事竈者飲食之所孫雖處卑餐為家之急用

〔訓〕媚與二句世俗之言以喻分尊不如權重而賈舉以為問未

知其意何屬。總之擇媚於神。郎非正道。故夫子舉天以壓之。不然者。媚奧媚竈。都不是齊天。郎上帝。至尊無對。我若獲罪於天。更無處可以禱免。人知昭臨有天在。而趨炎附勢之熱腸。亦可氷消矣。

演王孫賈問有人說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與尊竈乎。用媚反異。這是怎麼說。夫子說道媚奧媚竈的算計。全然不是。人舉頭有個天在。若自己取罪於天。再沒處好禱告得也。媚奧媚竈有何用。

商你將恭問不然。是說媚之言不合道理。若謂非算計。似屬禍福邊。答曰。子若獲罪於天二語。還是論道理。論禍福。曰任禍福

邊說曰既如此則於不然二字又何疑

管東溟曰稷非於天二語從奧與媚竈說來則此天明指上帝爲百神之主宰福善禍淫之柄者也奧竈其能違諸使天而可以理訓則奧竈亦可以理訓矣燔柴之饗不亦虛乎宋儒病二氏因果之說爲不經乃併虞書肆類於上帝與周書后稷文王所配之天與上帝而俱幻視之雖其德行仰不愧天而其流能使君子中人亦如小人之不知天命而不畏因而狎大人侮聖言以爲固然弊亦不細此非闕疑愼言之道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訓〕監是監視謂周之制作看了夏商的成規斟酌損益務求至當者此即周因於殷禮之禮乃六官之制也易物相雜故曰文事事有個條理而經之緯之不相紊亂所以爲文郁郁即文的景象這個文隨時漸增如唐虞之世視無懷葛天盛矣夏商之

世。視唐虞又盛矣。至有周。而六官之制。最爲詳盡。其文正到極盛處。此非德化之有加。而風氣日開故也。迨至周季。弁髦初制。人都爲史。爲奢。爲不遜。歌雍舞佾。請隧請纓。紛紛僭妄。全是一團粗率之氣。那可言文。譬之花。成周以前。如蓓而未吐。或吐而未開。成周時。如花正開。鮮妍奪目。周末。則彫殘滿地。不復可言花矣。夫子看了當時習陵詬詐習氣。追想周初盛時好光景。故有從周之說。此即憲章文武意

演夫子說。周初的禮制。看了夏殷。斟酌損益出來。從質上加飾。真郁郁乎文彩哉。這樣好制度。如今那裡有。我只是依從着周商方如騎周。一說謂周末文勝。夫子言周監二代。正以夏尚忠

商尚質將忠質來挽回文勝之意答曰文何嘗不重易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夫子於堯云煥乎其有文章於己云文不在茲乎論學亦云博文重質之說並無証據若質勝文便失之野矣總之風氣以漸而開人文以漸而盛觀子云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則質在商已不及文安得謂商所尚質至忠則在心何可亦對文質而言夏所尚也此乃漢儒之言不足為據()洪應續問周之文固可從而聖人不得位無制作之權亦不得不從使夫子得位則損益四代如夏時殷輅周冕韶舞決不專於從周也答曰衆皆拜上夫子獨拜下豈亦是不得不從若得位不專從周則須應運而親操制作之權方得不

然恐亦未可也。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何註曰鄹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

〔訓〕太廟以祀周公者。夫子平日。或攷究於載籍。或博問於識者。固是預先曉得。至入廟時。則凡器數儀文之屬。實未嘗親見。故夫子於禮。說他不知也不是。說他知也不是。蓋知原有聞而知有見而知。平日只是聞而知之。此時正以所聞證於所見。乃見而知之也。不曾見過的。原該問。問就是禮。記云入境問禁。入國問俗。入門問諱。可見入廟問禮豈不是禮。

〔演〕夫子初入太廟助祭。凡事見了。件件問過。或人譏他說。那個

道鄹人的子曉得禮呢他到太廟裡一些也不會件件去問人夫子聽了說因不曉得去問人道正是應該的禮也。

〔兩〕洪嗣彥問一說惟天子有太廟魯僭非禮故夫子以問禮動魯人使循名責實自悟其失覺諭頗更大答曰夫子於宗廟固便便言者使果謂非禮何不明說而爲此廋詞況夫子始仕時不過一陪臣槪或人云鄹人之子忽易可知隱諷之附那便能傳聞魯君感動得他此等意見正如三家村漢說朝廷事何其鄙陋○柴世培問是禮也若除去朱註敬謹之至所以是禮處畢竟謂何答曰要知是禮實不外敬字如入國問禁敬其君也入門問諱敬其主也但此乃所以然之故非口氣中道及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通〕鄉射禮文曰射不主皮能射穿皮固好。然却不專主穿皮。力是人生成的。如何做一個科則齊得但取巧足破的德足比禮、便是說個古之道也有撫今追昔之意。

〔演〕夫子說射只要中不定要穿皮。正爲人的氣力有强弱。不同一個科則這樣尚德不尚力。眞好風俗。乃是往古所行的道也、

〔南〕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〇邢疏曰周禮大史頒告朔於邦國鄭玄曰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牲生曰餼。

〔通〕告朔乃尊君親的大典。餼羊則告朔所用者。魯自文公始不

告朔而羊猶供故子貢欲去他蓋國家有一費必有一用無用之費雖小宜節子貢亦是一見賜也字不虛下有惜其所見不大之意此羊原為行禮看他是糜費的便所愛在羊看他是行禮的便所愛在禮同一羊而見有不同非兩物也說個愛禮而指點挽回絕復之意自在其中不必添入

〔演〕子貢見魯國供了餼羊不行告朔要去那告朔的餼羊夫子說賜也是個有見識的人爾倒為可惜費愛惜那羊我還為着告朔愛惜那禮

〔商〕汪謂鼎問時說供謂去羊是有激今講何以反從舊時惜費之說答曰不要看得一羊為小費既供之自民其間圉牧之耗

輸納之勞胥吏之賄至不可言即今北地供馬一匹價值幾何常至破人家產往在南都見一浙人來輸絹不過十餘疋乃經點內庫分外誅求守候數月至稱貸以償夾見曩時無此賠累況舉國正當虛耗之日於此搜剔一番亦是節用之一道聖賢所見雖大小不同而無非爲國何必曲爲附會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測禮有截然不易之矩過則爲諂不及則爲亢今恰好盡得這禮人倒以爲過了蓋當時以臣亢君相習成風凡鞠躬盡瘁俱道是不消得的非有意裝埋人而所見如此若另一番世界另一種議論者大有慨世之意此只是泛說不必認在夫子身上

演夫子說禮是從古不易的事君只該盡那當然的禮如今人便道過當指爲諂媚也這議論如何解

商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何註曰定公魯君謚

測禮以維分雖體貌加隆而定分自截然不易節制之意隱然寓於其中忠乃根於本心而不徒以貌爲恭敬者

演定公問說君的使臣臣的事君該怎麼樣孔子對說君使臣要把那品節的禮臣事君要把那腹心的忠各有箇自盡方法

商王五咸問忠在本心則禮亦是在心上講答曰外邊有禮必

繇於心。心裏果忠。必見於事。二意原可互見。詒心與事爲兩截者。皆不明道理的俗說。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詩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訓 關雎。內公說詩。謂文王之妃太姒。思得淑女以充嬪御。而供祭祀賓客之事。朱註謂宮人於后妃始至。美其有幽閒貞靜之德而作。二說未知孰是。然此所重不在詩。只在樂。關雎之詩。歌於樂章。而管絃應之。如歌關字。亦吹彈此關字。歌雎字。亦吹彈此雎字。聽了聲音。便可知他情性。樂。是求得淑女時。在暢快一

邊易至於淫蕩哀是未得淑女將在憂思一邊易至於慘傷今能樂不淫哀不傷其聲發來和平穆然可聽所謂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者也

演夫子說關雎的樂音奏起來覺得他快樂而不到那淫蕩覺得他哀戚而不到那慘傷真好情性

商施惟中問夫子只說關雎二字今講專主樂說有何所據答曰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便是一證曰關雎覺在詩上說更好體貼曰子自試就書本中誦讀其詩詞爲感動人抑當演樂時聽他聲音覩他舞蹈爲感動人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

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朱註曰宰我弟子名予

〔湖〕社是為壇墠以祀后土其制有墻垣無屋宇中多植木周禮云各以其野之所宜木哀公問社疑是問植木之意故宰我以三代之木對公羊何註云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栢猶迫也親而不遠栗猶戰栗敬謹貌既謂之敬謹則是使人望其木而起敬即如過墟墓興哀入廟則思敬意宰我之對未必不是夫子所言不知何故或者當時答社有錯未得周人敬謹之意而宰我因事納規勢實難挽故夫子引成語以開曉之成是事已做成遂是雖未成决定要做的既往則已做過頭此即現在未來過去三意說是陳說其是非諫是力爭其行止咎是

追罪其得失。

〔演〕哀公問社的制度於宰我。宰我對說，古時立社，都種樹木。夏后氏用的是松，殷人用的是柏，周人用的是栗。周人的意思說，使民望了那栗，便動他戰栗，不敢怠慢。宰我說話必有緣故，但那時社制已定，縱錯不易改更。夫子聽得了，說，見做成的事，不須去辯說；決要做的事，不須去諫諍；已做過的事，不須去追咎。總是沒益，費道脣舌怎的。

〔衍〕柴允鈐問，弊社若果做差，便不須說，則國家事可究竟糊塗乎。答曰，此要看做差的事，若差了有害，改之有益，便須要說；差了不關大事，改之反有害，則不如不說。〇方可亮問成事三句

有欲指三家威權已成。不可輕動。而哀公柔懦。雖言亦不能自振、此說似於上下文義相貼。得來答曰。既指三家、則使民句何以說民而不說臣。臣民安得無分辨。況宰我果是隱諷哀公。意自有謂。孔子尚沐浴朝告。豈謂柔懦使不須說。大抵看書要知有決斷不去者。只以疑詞寬看。亦自虛圓有味。若必求的確。則定須附會。見而穿鑿難通矣。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說苑曰桓公以政歸管仲。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邢疏曰管仲齊大夫管夷吾屏謂之樹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塞之大夫當以簾蔽其

位在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人君與鄰國為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大夫則無之

〔演〕夫子嘗以如仁稱仲明是大其功了器小只在量上惟器量不廣有此功業便不免盈滿即下不儉與僭禮雖非實訓器小而器小亦於此可見三歸是名稱兼攝其事樹塞門設屏以蔽內外反坫反爵於坫上

〔演〕夫子說管仲的器量容受不廣小哉或人說管仲器小想因惜費不儉得用費不是儉麼夫子說管氏有三歸的臺官所理事不相兼攝這都要費財怎能得儉或人又說建置備官想都因禮不可缺莫不是知禮麼夫子說邦君為樹屏塞門障蔽內外管氏也樹塞門邦君為兩君好會有反爵的坫管氏也有反

也分不該的都去僭了管氏這等人若曉得禮那有個不曉得
禮

當時問有這一分器量方做得這一分事業管仲既器小如
何有一匡功業想他人品卑污即功業亦偏而不足道者答曰
立功本於濟世之心不有其功本於忘己之量如仲之功固夫
子所深嘉而仲之不忘其功亦夫子所深惜惟其嘉之至所以
惜之深功大器小不妨並論果如後儒所評則夫子何以有如
仁之稱微管之嘆彼徒一身之小而掩其蓋世之大殊似未平
心不忍置口○廣宗攻問或人以仲爲儉附爲器小至知禮則
斤斤守禮規模不濶大亦似根器小來今則此句從不儉而發

恐未免話上纔説答曰禮經緯天地多得以知禮反爲器小凡
兩下問答漸漸說開去亦是常事那見末後言語定根着開首
一句像如今做時文一般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
繹如也以成從如字讀○何疏曰大師樂官名○廣韻翕合也純粹也增韻純不雜也通作醇揚雄傳一色成體謂之醇廣韻皦明也皎也又珠玉白貌說文繹抽絲也从糸睪聲

[訓]樂已殘缺失次而云可知者照下翕純皦繹看來是其聲音
節奏猶可聽而知樂記云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是也翕訓
合乃衆音翕然並作從之是接連着始作而不間歇也既翕了
便易攙雜如鼓鐘之聲宏簫管之聲細兩者初不相諧純則衆

聲和成一派。更沒有不合腔的夾雜在內。既純了。又容易相混。如絲管之聲。常爲鐘鼓所掩。皦則聲聲各別。更無有一聲聽不出的。既皦了。又容易斷絕。如鐘鼓奏不循管來。管又奏不鐘鼓來。繹則如抽絲。衆音互相聯絡。更無間斷。此乃一時而衆妙俱備。幷有先後。即從繹如內聰之。又必皦如純如矣。以成言。如此純皦繹。方成個樂。不如此便不成樂了。只聽此音聲。便曉得樂。故謂樂其可知。

〔演〕夫子語魯太師樂說。樂的妙處。就他聲音。自可曉得也。試仔細去聽。始初作時。那衆音一齊並舉。有個翕合的模樣。即跟前作將去。就翕合裡。而他那許多聲。湊成一派。相和不雜。有個純

一的模樣就純一裡面卻又須一齊自為一音件件分曉有個明皦的模樣就明皦裡面卻又此音洪若彼音互相接續有個絡繹的模樣似這般音調方纔成得個樂

〔商〕吳孔嘉問翕純皦繹乃太師素所從事者奚待夫子之言而後知答曰何代無樂何代無樂官其節奏豈盡能合法曰樂中自有精義夫子何不以告他但說這聲音曰精義須有所屬聲音是虛的如韶樂有韶的精義武樂有武的精義此顧其制樂之人何如耳若翕純皦繹則韶武俱有凡作樂的俱不可廢○洪度問觀舜樂九成武樂六成此以成還是一終之意答曰所引九成六成如記云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等是做一節完名

一成。做兩節完。名再成。若翕純皦繹。則一成再成。乃至九成俱。有安見此專指一成。況將一成爲訓。則以成以字。如何可貼。曰。以成固是結上純皦繹。還要就聲音上討個妙處。方見得他成就。曰。夫子已說純如皦如繹如。許多妙處。遂道沒有妙處呢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邢疏曰儀封人衛國儀邑典封疆之人禮有金鐸木鐸鐸是鈴也其體以金爲之明舌有金木之異知木鐸是木舌也周禮教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此云木鐸施政教時所振者所以振文教是也

測。玩封人請見之詞。言外有自己平日見賢之殷。及賢者不重

絕他與隱然可味文中振木鐸是要夫子以德覺開導天下的以設教言似貼切但合同思於此分明是失位天下無道分明是失位道不得行則為木鐸以設教實該有得位意在內將字乃且然而未必之辭語甚活潑。

〔講〕儀邑封人請見夫子說凡是君子到這地方我一定蒙他接納。再沒有不得見面的從者因引他入見夫子及至見了出來說二三子們何消愁着目下的喪失只看如今天下不成個道理已長久了天難道忍得恝然不理殆將要夫子去設教喚醒世間人把做個木鐸。

〔通〕孟師尹問木鐸派夫子終身看似只是主文教而不必兼得

位答曰只就中原不必說得位若究其實則亦不礙夫子果不必得位便只室安坐洙泗杏壇講解些道理發了何消周流列國無君則皇皇卽如相魯三月便羔豚不飾價男女別於途難道不相容能得假使夫子得位行道天下也如此一樣了蓋無位則信從我的方可教誨不信從的便化他不得有位則借政令以施德化文教方行得廣所以夫子之欲得位如此二三子之望夫子如此則封人之慰安二三子亦如此今人做官只能得要銀子好做人家帶紗帽好欺壓人別沒個爲天下爲百姓的念頭將小人心事來看聖人所以講言得位只封人大有識見的如此看則夫子不得行其人不[illegible]　虛齋蔡氏曰你道封人

之言不驗便沒見識看夫子到臨沒方說明王不興而天下孰能宗予當時周流一生不早休似難道也是沒識見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書經帝曰夔命汝典樂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又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禮記樂記曰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樂也○禮記孔子曰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測〕美見於聲容善是美之實亦不離聲容看出美者聲之輕重疾徐中乎宮商容之綴兆俯仰合乎度數是為盡美乃舜武之

所同者。韶以繼爲義。蓋取紹堯致治。其中遜位命官。與夫九功惟叙。九叙惟歌。眞有雍容廣大意思。武以象武功之成。如總干山立。自一成以至六成。皆伐紂戡亂之事。未免有些發揚蹈厲氣象。這是盡美未盡善之分。然只就樂中求。不明說。

〔演〕夫子嘗說帝舜的韶樂。雍容都合着節度。盡美了。美裡邊更覺雍容廣大。意味悠長。又盡善的。說武王的武樂。雍容也都合着節度。盡美了。只美裡邊。還覺發揚蹈厲。意味稍露。未盡善些。

〔商〕方士堯問。韶武之盡美。不盡善。朱註兼揖遜征誅。及性反言。蓋樂原以象功非德。且孟子亦言堯舜性。湯武反。則德原有別。今但言揖遜征誅。而不及其德。何故。答曰。樂中。却紹堯滅商等。

原只象功而不及其德。蓋德難以形容。即於功處可見。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淵）凡居上者。下邊無數人仰靠着他。必要人人包得在我度內方好。若有一人置之度外。便狹隘了。這寬乃是寬容。非姑息之寬。居上爲禮臨喪是外面格套。寬敬哀正是其中實落處。有實落的在裡面。方好從外面看出他來。若無此。則以何物去觀看。何以者。詰問之詞也。

（演）夫子說。居上位的不寬厚。爲禮文的不恭敬。臨喪事的不哀。若這樣。便都是個虛套子。叫我把個甚麼去觀之哉。

（西）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講〕里仁乃一里俱仁厚緩急相周德業相勸人若居在裡面不惟可相爲資藉亦且有好樣得看故謂之美擇者不定是擇仁里乃擇所處之住居也今人於住居誰不要擇好的然多爲生利而仁里反未必處雖擇了還是錯故以不智嘆之其所擇蓋就人情上挑動之耳

〔演〕夫子說同里住的大家仁厚得他互相資益此爲美好人若揀擇住居倒不處在仁里便算計全然錯了怎得爲智

〔附〕吳文嶽問處仁朱註多就心上說答曰看一里字緊接一擇

字明是直言釋迦夫子也是穿衣喫飯住房子的人辦道到處都只說心體再沒些世情上的話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測不仁者與仁者知者對存有此三種人知亦是能知此仁者總只仁與不仁之別耳仁乃人心中一團生趣得此則如陽和到處一切陰沉愁惱之氣頓消此是人生討受用處仁者知者心下會受用這仁故曰安曰利常得逍遥不仁者心下不會受用這仁便長被境緣顛倒故久約久樂都成煩惱約在收斂一邊凡事不得舒展樂在暢快一邊凡事都得如意不專指貧富不可久處者心下挨不日子過也不仁的人暫時收斂還好恐

耐了子長久便覺十分束縛鬱悶難堪。如今沒學識的人要他衣食所替些人情世故體面上好看的事少做些他定道沒光采沒意味難以度日了又使快時適意非不快活日子長久厭倦起來辨覺苦惱如今富貴的人們奕飲酒及諸般戲耍的事件件去做瞧他中無自得故此許多鬧求打諢過去及至興盡意索趣更淒然總是日長難道無聊之故耳兩不可久處導在他當下本心自受用處說濫與淫又是難過後生出來的安仁是他心與仁爲一安適在仁上利仁是看得這仁有便宜貪利若他既安且利何等受用又安問約樂哉

〔演〕夫子說不仁的人心裡沒個自得的所在約束久了既鬱悶

過不得日子不可長久處約快樂久了又厭飫過不得日子不可長久處樂那得有受用處惟獨那仁者他一心安適在仁上知者他一心貪利在仁上這兩種人此合討受用

〔商〕鄭尚友問不仁之人依久約必濫久樂必淫似更切實何故只在自心上說答曰舉個仁者知者原爲不仁者作榜樣安仁利仁既從自心受用處說則不可處約處樂亦當從自心說方幾彼此有情淫濫未嘗不是但在向後一着耳○陳錫嘏問安仁利仁亦似有淺深答曰安原好過利但此處有不仁與仁知相對不必又將仁知較量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訓〕此要看惟仁者三字。仁者以天下爲一體。見人有好處。就如自身有盛飾一般愛護他。見人有不好處。就如自身有垢穢一般嫌惡他。真是心裡割不下了。但止不住痛癢相關。自不容已。若是不仁的人。與天下看得冰冷。好也與我沒相干。不好也與我沒相干。與人無涉。落得自討便宜。那裡肯用好惡。非全無好惡。所好惡只徇己私。不因人起念。卽與其人無干。故獨以能好惡人而歸之仁者。

演天下說。惟獨仁者的人。看人的好歹。便如自己一樣。好處捨不得。會得喜好人。不好處容不得。會得惡人。

〔節〕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測〕此是提宗學問人心不好念頭那一時沒些萌動若在惡上掃除滅得來過西遊又起有何了期人只要立志志向果在仁上則一心定着不得兩念那惡念自氷消霧釋何處可夾他進來苟者或然之辭着力在志字矣字而不在苟字

〔演〕夫子說人苟能立起志來定要向着這仁更不去分心了便別念來不進去自決沒有惡的念頭也這方法是直截

〔商〕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

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〇廣韻造至也周禮大次小次若今更衣處左傳凡師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廣韻顛仆也沛滂沛

〔測〕富貴貧賤以道衡來總只一樣謂何富貴不以道得則不處貧賤不以道得又不去要討求他原故只在人之所欲人之所惡上富貴是人情大家欲的我若處了必至換人以所有故須把道來作个合道的纔處不合道的便不處貧賤是人情大家惡的我若去了必至推人以不堪故連道不必作準合道的固不去不合道的也不去此是充已的大節目雖不言仁而仁已寓於其中矣故下直接以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成名者即成其爲君子也君子正對上欲惡之人欲惡若與常人一般何以爲

出類之君子是個君子他必有存仁的功夫終食之間乃吃一餐飯時候違者背而去之終食不違猶言穿衣吃飯都在仁上無一時放下念頭造訓至更衣爲次驟然一過爲時極其忙促顛如物之仆倒而不能站立沛如水之滂沛而不能收流猶言傾危也兩必於是皆着力之詞如拳拳服膺弗失之意正不要說做自然的蓋惟君子時時把仁在胸中提醒別是一副肺腸故所欲的自在仁所惡的自在不仁並皆同人之欲惡此是生平常用功夫上不去不處乃於臨境更加簡點耳

須夫子說富與貴是人情所欲的我須克除這欲不以道得便不處他貧與賤是人情所惡的我須克除這惡不以道得也不

去他若君子去了這克除欲惡的仁怎麼成得個君子既是君子他十心只在仁上操練與他做成一個沒有一頓飯間違背這仁就是遇着造次極忙促的時候也必定於是仁遇着顛沛極傾危的時候也必定於是仁念念皆仁那有心情向到富貴貧賤處

〔問〕蕭士瑋問人之所欲所惡人字原通己在內則不處不去只克己便了謂何又說向人上去答曰人字原該己在內故云克己然明有人字焉得又丟去了人含糊不說要曉得己謂何當克富貴若非人共欲何必拂我之欲而不處貧賤若非人共惡何必拂我之惡而不去甚至道字亦不全作準只爲要通人情

若人情可通則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便無已之可充矣曾文饒曰人情通處便是一體之仁想此意即從下面仁字照出曰是

蕭士瑋曰仁字亦何必定說到一體只處了非道富貴此心便貪昧隱忍即不得爲仁曰孟子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心有四樣纔說貪昧隱忍又近於羞惡辭讓遂於惻隱終不切曰夷齊求仁得仁亦只完得辭讓一節亦便仁了曰夷齊正爲體父子兄弟兩下不忍居國只得辭讓了去若單爲辭讓則世之讓國者亦不得夷齊矣何不槩稱之爲仁○況名世間處富貴不定是奪了人的謂何說恐據人所有答曰富貴既不合道豈是自然而至定是謀幹得來縱未必交手換手而有幸而得者即有

不幸而失者。以仁者之心視之。總與據人無異。曰。去非道貧賤却與人無干。曰。要去貧賤、便須謀富貴。二事原是一套的。王文垣曰。旣因人之欲惡。我便不處不去。則君子止該貧賤。不該富貴了。何爲合道的富貴又處。曰。合道便與人不相妨。况君子居於民上。則能使天下各遂其欲惡。若不揣本而齊末。將賢君果與民並耕而食矣。曰。貧賤之人。雖欲富貴。幾曾便得富貴。此因去之不可得者。怎見君子方能不去。曰。世間貧賤的人。那個便肯安於貧賤。○曾大奇問。造次顛沛二句。原是申足上意。今謂是著力語。恐於無終食何反覺輕了。答曰。雖說無終食之間違仁。則下二句自可該得。今又申說造次顛沛。正謂此是個緊要

關頭恐有走作故說兩必於是教人緊要處着力若是自然而然何須下個必字曰然則無終食違仁亦須用力乎恐有力可用即功未入化不得言無違矣曰此句語氣渾然而用力意亦該夫子尚發憤忘食爲之不厭豈得謂終食無違便無力可用常惺惺法聖人所不廢者且夫子立言多是教人用功談玄說妙非其旨也以下二必字照看自見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測〕好仁惡不仁不是兩項觀其爲仁矣句則惡不仁亦是爲仁

所以下文只說用其力於仁。人之良心不死。或平旦之清明作見之感觸。豈無一念好仁。一念惡不仁。所在但不曾實落在身上做得。故夫子感嘆說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無以尚者、儘力向着這仁。縱係世間可誘可樂之事。再沒有加尚得他的。惡不仁。仍以好仁為主。故帶着其為仁矣說來。不使加。亦即為着仁之無可尚。但就不仁邊更一提。撕開說一身字。見好仁惡不仁。實落在身上做。不是心下空空想像。一日者以前不消有所積累。有所因緣。只是一日之間。奮發起來。正見其容易下手。用其力於仁。乃實落去好惡。而必使之無尚不加也。有能矣乎字是指望人做。而未必其然之辭。人若能一日用力於仁。心上要

無尚不加便會無尚不加力卽是我自已的並不向外取來那見有不足者蓋有之矣又㮣上意謂用力的疑或有之但我實不曾看見蓋不敢以所見絶天下而猶有庶幾一遇之意

（演）天子說我不曾見好仁的人惡不仁的人好仁的不是空空喜歡盡情向在這仁上再沒有甚麽可加尚得他惡不仁的不是空空憎惡一面去做這仁了再不使那不仁的加到身上來世間人果有能一日間用其力於仁矣乎這只在自已身上我未見有力不足的然天下難道都是自棄蓋或用力的也有之矣但我自來實未曾見使我眼界徒穿也

（商）張殷南問惡不仁總是爲仁則說一好仁便了何必又說惡

不仁者曰好仁是大主意惡不仁是逐事箇點法爲其不合於仁乃惡之總以行其所好者功夫要須周匝故爲並舉言之○王師濟問一日用力於仁與欲仁仁至同否答曰同而異欲仁仁至是一念提醒處提時便來不提便放只可指點本體當不得實落受用一日用力是着實功夫雖我氣力郤是我受用所在是用力於仁可該得欲仁仁至欲仁仁至該不得用力於仁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測過是無心之失黨者同類忠厚的人便過也向在忠厚一邊刻薄的人便過也向在刻薄一邊各於其黨類此處正須觀看不可忽過仁乃心事之仁愛也蔡西巴放廢本爲避命而反取

其不忍以爲太子傅正善於觀過知仁者。

[正]夫子說人的過失各向着他黨類忠厚的與刻薄的原不相同只觀那過的黨類便可曉得他心中的仁愛了過不可一槩棄他。

[商]湯自新問一說過以無心而失正其眞心發露處與有心矜持者不同故可以觀仁似亦透入答曰此訓過與仁相關處果佳但於各於其黨句無着落故不專主此說。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測]道乃吾人無始無終之本性不與形爲存亾者此固在人心下領悟而所以印證者須藉有道之當機一提如一貫之唯一

般。故有取於聞。可死者、死生有盡而道無盡也。然所以可死之故。夫子却不明言。只是要提醒世人。急於聞道。說早起聞得道。晚間就死亦可。若不曾聞道。則生時旣虛了一世。死將來長夜漫漫。正不知去向。如何可死得。卽蘇文所謂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之意。

〔演〕夫子說人若早起聞得那無始無終的道理明白。便是晚間就死。也使得了。倘這道理不明。如何死得。

〔商〕柴世基問。昔人問朱子云道只是事理之當然。聞了如何便死得。朱子答云。曉得將生也是個道理。死也是個道理。甚心終不豁然。朱子常說。人死則散歸太虛。未知道理頓放何處。且死

是生人定有的事。顯明示一可死因繇。免得夫子的言語千古蒙昧。答曰。宋儒論死生。只指個形氣。到死時。形自然要消。魄氣則散歸太虛。這兩句都說得是。那還少了一件。方如駁曰。他還把理來作主。曰理卽是事理之當然。予中庸解言之已詳。此只是虛位。怎麼來論得死生。曰形氣上還有一件是神。曰正是。今且問你這神還是朽的不朽的。還是隨着形氣的不隨着形氣的。柴世埏曰。神氣兩個分不開。是隨着形氣的。曰隨着形氣。如何身體在這裡。心又會想到他處。曰身體經歷過。纔會想起個影子。畢竟是形氣爲緣。曰你道形氣爲緣。則身所未經歷處。或聽人傳說。怎麼也想得去。曰心雖然想去。這裡將他身子打一

下又會覺得痛神到底還在形氣上曰人只爲有這形氣來便貪戀了神之於形如子母之不相離打着如何不覺直到死時氣盡形枯方只得捨了他去且那打着能覺即所謂操則存毋幾不操又會亡去那亡去時你身子現在這裡謂何不隨了心同去既形氣不能隨神同去同來則神又豈隨形氣同生同死

○吳德鑑問道果是何物如何聞得便可死答曰道即能聞之覺性也這覺性人人都有可想見得的人試把心下一思忖自今日以前直追到洪濛時節那一些事體想去不明了然只曉得過去的事未來的便想不去何以故過去的有聞見可攀援這還是覺性影子若是眞正覺性則千古以前千古以後直可

通爲一息。所以人的身子。在世上有生有死。多不過百年。這覺性無生無死。再無有窮盡。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測道內有無窮趣味。衣食只是微妙者。既志向在道。那有心情管著衣食。死恥則又非恥其惡者而不御。乃以爲不如人而微有慚色也。這是甚麼要緊。只因令人於世情撇不下。而皮猴不過。故雖高慕聖賢。希心道德。如鳳凰志在千仞。而猶爲腐鼠所嚇。日用不緊要處。忽然露一本情。在世人未必視爲大故。而夫子却十分看壞他。蓋志乃作意向前。恥乃無心偶露。作意猶可矜持。無心殊難針砭。根器不清。承受無地。故謂其未足與議道。

他日論好學而先於安飽之無求。正可與此互看。

須夫子說。爲士的志向已在道上。當是何等樣胸次。乃又羞恥着惡衣惡食。放不下臉來。這樣的人。他心下全不會討受用。且便與他商量。

商玉問擠問。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兩志字何別。抑仁與道惡與恥。不可以側論耶。方如鼎門志只一樣。仁與道須有分別。道字還寬說得。仁則便爲在心體上矣。方士亮曰。惡與恥亦大不同。恥是自己愧慚。而惡則未免着害物之意。答曰。字義說來都是。但看書須體會語氣。他有了語。有不了語。看苟志於仁矣。矣字便是了語。其志仁何等着力。士

志於道，是不了諸，只好迸斷，直到耻惡衣惡食者，者字方了，則意思還卽着下面去，上說志於道，便北不着力的，兩下語氣，原自不同。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〇廣韻，適，從也。莫，無也。左傳狄之廣莫。

〔測〕之於天下，說得拰開闊，恍若將他身子放在那裡。適，訓從，無適，乃心之無所向往也。莫，訓無，無莫，則又非次無向往，乃爲無適作轉語，而說卽在比義矣。比者，兩物相合而無彼此之間也。

〔說〕夫子說，君子的人，於凡天下，憑他甚麼所在，沒有個適從的，也沒有個不適從的，只是應該的義，便與他比合做一處。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訓]懷者懷抱即詩所謂有女懷春眠思夢想都在這上面意形容他精神情狀出來德是理之得於心者土是身之所安者刑是刑法懼忌做犯法的事惠是恩惠小人愛之以德反不喜歡只指等些恩惠到他便好懷刑句採孟師尹解

[演]夫子說人的懷念各不同君子常念着居心的德小人常念着安身的土君子常念着公法的刑小人常念着私恩的惠從他注念處便是他人品路頭了

[商]孟師尹問懷刑有謂是先民興刑不知此意已該於懷德內

而懐刑只宏從刑制上說人只見士大夫少有罹於法者以爲刑罰非所以論君子不知只是罰不及耳不是不犯如今做官的除俸薪外少取分毫及問人罪名少有不當皆有應坐之條就是做秀才的能一一守得卧碑上約束者有幾要通身不犯着刑亦是難事若君子豈肯犯而倖免只宜以刑罰解爲當答曰此批說得痛快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如字讀

〔通〕放者放將開去見得恩義便有個提防拘束着今放縱於利而行凡有便宜所在都要佔盡則人之欲利誰不如我必定多怨多字本放字來利多故怨亦多

〔演〕天子說人若放縱於利一味做將去我得便宜處便是人喫虧處必多怨恨扯是干係

〔四〕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訓〕禮者尊卑上下之體爲國自是廢不得但禮是虛套其中必有個遜讓心下自不肯僭越的意思禮讓二字雖連讀却重在讓字謂把那禮的讓去爲國爲國不是治國是教國人俱各遜讓遜讓原是易事何難之有若不能以禮的讓去爲國是以驕亢之心行遜讓之禮其奈此禮何如此講則上下直相呼應不必再補轉爲國了

流夫子說人若會得把禮的讓去爲國我這樣說教人也這樣讓相讓原是易事何難之有若不會把禮的讓去爲國禮只是個硬套怎奈那禮何

高吳應旻問夫子於禮讓下兩用爲國字則爲國之意亦自不輕況聖人說話常有意在言外不必補綴者即在治國上講而於如禮何下不補綴何如答曰語氣有所不了者則不必補綴但爲國與治國字義實不同治則須要化成而爲則止於作使以爲字竟貼禮上自覺直截○史孝崇問讓可是禮之本否答曰禮之本是立於禮前者讓乃與禮一片生的分不得前後曰然則讓即似和曰是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測得位方能行道。知己方能信從。君子以經世為心。名位亦何可少。所以不當患的緣故、全在下二句。蓋位不是得官做便了。做官時、政事民物、待理於我。若沒識見、沒執持。則前後左右、徨無措。設與利害、皆能動搖、如何立得腳跟定。惟患所以立、則得位固可展布。不得位亦自有可用之實。無位何須患他。己知、不只是曉得我便了。既知時必要試驗我好處。若沒學問、沒才能。將甚麼與他知。反不若人不知時。還可閒修漸進。求為可知、則人知固可自見。即人不知。其可知之具自在。何須患莫己知。兩所患、正是兩不患的主意、

演夫子說人不愁沒爵位只愁所以立位的要預辦不愁沒人知道只求我的本事可待人知道得

商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測曾子平日三省其身原從忠恕上做但平時隨事用功而未必能融會為一故夫子以隱語發其悟參乎一呼猛然喚醒他來說天下事物有許多紛賾我的道理只是一件盡數貫通將去一貫或指心或指理亦近似但夫子口中政不要說破待他將自己所得處來印證譬如射覆者置一物於覆中教人猜那

曾經放過的便心下明了其餘的人政不知甚麼東西及至拿將出來却只是眼前物事曾子亦是放過的人夫子叫聲稍就曉得了直應曰唯益恍然悟此道原是平時日用但未知其貫通之妙而今得之也信口答應更無疑辭其餘門弟子不能知於是待夫子出後問說何謂也只道有甚稀奇曾子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却是尋常道理忠者中心恕者如心中和一致而天地萬物以位以育忠恕原無處不貫而已矣者只這一樣再無別樣是極煞手語這忠恕在勉行爲學者一貫在安行爲聖人一貫安勉雖異而一貫實非有兩然曾子平日功夫在忠恕上做故所貫亦從忠恕證入若千古聖賢各提一宗旨亦無

在不可貫通

須夫子喚曾子說參乎你曉得麽我的道只是把一件貫通將去沒有許多樣的曾子心下陡然警覺直應說唯夫子出去後門人疑這話古怪問曾子說一貫怎麽解曾子說夫子的道有甚稀奇只是那忠恕一片心腸便了更沒有別樣

商熊飛問一貫語還是悟處傳心還是迷時指點如迷時指點何能便唯如悟處傳心何更作此猜謎語答曰這也都說得據他一呼就會應即是悟處傳心然未便自巳道破猶待夫子之呼即是迷時指點○陳曰俱問曾子聞一貫後不云吾道猶云夫子之道豈道專屬夫子學道者不敢自任乎答曰此是近日

奎子話荃誤認前輩論文於虛字着精神之故不如所謂虛字者正於閑字襯貼處相其神情若執定設緊要字眼扭捏則將虛作實不免更增一重魔障○劉邦彥問忠恕與一貫還是一是兩如兩樣則曾子豈謬以忠恕誨門人如一樣則曾子用多少苦功方得闘門人何開之易答曰在曾子看是一樣在別人還是兩樣曰夫子只說一曾子說忠恕却是兩個了曰雖道只要數字不成王昂曰先儒云無忠做恕不出則忠恕縱非兩物却有前後若一貫本無前後如何印證得來曰忠恕以所存所發分前後却原只是一心○趙光朴問一貫不專屬忠恕更有何物可貫答曰如堯舜之執中文王之敬止顏子之約禮周遍

溪之尋孔顏樂處李延平之觀未發氣象二程之主敬陽明先生之致良知皆可貫徹總之平日在此著力則證悟時亦即在此得力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測〕喻猶曉也他心下只曉得這件更無他營即同一事在君子看得這裡有個道理在小人看得這裡有個便宜所見亦各各不同

〔演〕夫子說君子的人只曉得個該做的義小人的人只曉得個便宜的利兩下自不相粘帶

〔商〕

朱子曰世間喻於義者則爲君子喻於利者即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旣不得爲君子而其爲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誤用其心矣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測）見只是偶然看見於偶然看見時便要思齊內省討求實益到自身上

（演）夫子說偶然見着賢便心裡思想定要與他一般偶然見着不賢便自心裡省察恐怕與他一般再不把見處一些放空

（商）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測）易云幾者動之微幾諫是諫於過之微動不待形迹之著也

惟諫於微處故父母不從亦默窺其志向不待微色發聲方知又敬者服勞奉養愈益小心不敢違背着他凡諫人過的若破面爭執便再難挽回故須把過失放下且順他意思勞者父母使我以不堪的事極其勞苦我亦只是依順再沒有嗟怨如此則自始至終一味將順那裡見得是諫呢看大舜遇着父母頑嚚他何嘗有一句說父母不是只是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這是又敬不違即使之完廩浚井亦只恭着父母這是勞而不怨而瞽瞍亦允若畢竟被舜感化了這正是善用幾諫的樣子

(演)夫子說事父母遇有過失只就幾微處諫止他若見他志向有些不從便更加恭敬不要違背他的意思就是把不堪的事

勞我，我也只是喜歡，並不嗟怨，慢慢的去感動他。

（商）杉感學問，有謂不違是不違吾幾諫之初，勞是諫得委曲勤勞，即照上不違看。答曰：不違與不從相應，親不從我，我不要就違了他，如何是不違，自己的諫至於勞，則舜之完廩浚井分明可證。若人子諫親，就是多費心力，豈得言勞。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測）男子生而桑弧蓬矢，以射四方，焉得無遊，明說不遠遊，則非絕不遊，第不遊於遠處耳。遊必有方，即近遊亦必有個方所，總是欲其音問易通，緩急易赴也。遊如問道經商，皆得自繇，若仕宦即聽命於君，然古人多有因養親而乞郡，其為就近可知。

〔演〕夫子說父母在日、人子時常牽掛、不到遠處去遊。凡遊必有個方所、使父母好放得心下

〔商〕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測〕父母之年、人子那有不知。只是不在心上、忽畧過了、知則當常醒覺、從年上見得他壽日增、則可喜、見得他年日過、則可懼、喜與懼、若各有所寄、情猶易遣、今喜的卽是懼的、兩念合在一處、又要他壽、又怕他壽、眞難爲情、此形狀人子心事、最爲追切

怀柴世埏解

〔演〕夫子說、父母的年紀、人子不可不醒覺也、但一醒覺、一面歡

得他壽長便把來喜歡。一面覺得他時短便把來憂懼。

〔商〕舉晉賢問時說有謂知父母之年是察其顏色之盛衰盛則可喜衰則可懼是否答曰惟喜懼在一念中交動心下方難過。若分配顏色之盛衰則喜自喜懼自懼情各有向殊不見迫切之意。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測〕恥字發古人愼言之心古人言語常不出口不是不會說古人說一句定要行一句不逮者行趕不上也以此爲羞恥故不輕出。若句句行得來便說又何妨這不獨與人然諾相許凡講論道學評品人物口頭說得好聽。而身子未必能做都是可

耻處。

演夫子說。古時的人言語不出諸口。不是他不會說話。只爲羞慚那說話過頭的行追趕不上也。

節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測此是虛冒頭話隨處可該。如爲學做事皆是約對博看。務博一的人廣心浩大照管不到便是缺失約則惟事收攝才力也運用得去精神也照顧得來自然失處少。然博約不並舉只爲人莽蕩多失言此以救徒博之病而義未全該故不曰無失而止曰鮮失。

〔演〕夫子說博約雖難偏廢。然單用簡約。致取失錯的。大槩少了。

守約終是得便宜。

〔商〕郭凝之問約守與約禮及反約等語看約就是要約功夫。鮮矣語氣雖從容。還是實言其無入容門約禮必先博文反約必先博學。並脫不得博字。若單言約。是對著博看。務博的病痛多。務約的病痛少。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廣韻訥遲鈍也亦作吶荀子其言不若其吶也

〔測〕訥是將言放在內裏遲鈍而不口快。然只是訥言若不敏行。便是個畏首畏尾縮頭漢。要他何用。故下一而字作轉語。而敏於行者。又急急去力行。這此俱在心上要如此。故總貫以欲字。

〔演〕天子說君子的心欲要藏訥於言說的不上緊而却又敏急於行做的要上緊

〔商〕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測〕德是人所同得所謂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故德原是不孤獨的必有鄰乃申說德不孤有德者定有人考德問業於他與之依附就如鄰里一般此即舜之成都成聚孔子之七十子從遊皆可實證非是虛論其理

〔演〕天子說人所同秉的德原自不孤獨必定有同德的來相助

與他做鄰伴。

(商)陸周行問。講德爲人所同得。似泛論。據有說又似着在有德者身上說。答曰。本文只有德字。故只宜泛論此德。然有德之人與此德又豈有兩○張作楫問天下固有信心之士。在己無愧而舉世非之者。必有鄰似只虛論其理。答曰。從古有何人如此試舉似一二。曰。易潛龍不見是而無悶。曰。仲尼亦是潛龍。何嘗無弟子信從。無悶只論在己爲學的心事。而其實非絕無見是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測)數頻數也。或語言之瑣屑。禮文之繁瑣。求請之無厭。皆是事

君交友固要相親然亦自有一定界限若至於數則無以起敬而反以取厭辱與疏不免了故禮云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演〕子游說事君若頻數君必定褻慢他便羞辱了朋友若頻數友必定嫌惱他便疏遠了自處也須要適可

〔商〕孫胤茂問數字以忠告善道不可則止相證似單指言上答曰看書要以本文為主如所說有忠告等字即當在言上說此數字一無所指則所該自廣曰數字固不專主言然古亦有言之數而死者如龍逢比干輩難道因辱便不該言了曰數只是沒要緊處瑣屑若所關在宗社之大即反覆言之亦不得謂之

數○柴世擬問朋友昵於親近似容易數若事君如何煩數答曰後世堂廉萬里親近誠難若春秋時體統太甚隔絶如趙文之於申侯謂子取子求不汝疵瑕則其君臣之易與可見

論語湖南講一卷終